



五燈會元卷第七

青原下二世

石頭遷禪師法嗣

天皇道悟禪師

青原下三世

天皇悟禪師法嗣

龍潭宗信禪師

青原下四世

龍潭信禪師法嗣

德山宣鑒禪師

泐潭寶峯和尚

青原下五世

德山鑑禪師法嗣

巖頭全齋禪師

雪峯義存禪師

感潭資國禪師

瑞龍慧恭禪師

泉州瓦棺和尚

高亭簡禪師

青原下六世

巖頭齋禪師法嗣

瑞巖師老禪師

玄泉山彥禪師

羅山道閑禪師

香溪從範禪師

聖壽院嚴禪師

靈巖慧宗禪師

雪峯存禪師法嗣

雲門文偃禪師

語具十卷
玄沙師備禪師

長慶慧稜禪師	龍華靈照禪師	報恩懷嶽禪師	金輪可觀禪師	鷄湖智孚禪師	仙宗行瑄禪師	韶州林泉和尚	法海行周禪師	南禪契璠禪師	南臺院仁禪師	福州永泰和尚	極樂元儼禪師	大瀉山棲禪師
什福從展禪師	翠巖令恭禪師	安國弘瑄禪師	大普玄通禪師	化度師郁禪師	永福從弁禪師	洛京南院和尚	龍井山通禪師	越山師鼎禪師	泉州東禪和尚	和龍守訥禪師	芙蓉如體禪師	潮山延宗禪師
鼓山神晏國師	鏡清道愆禪師	睡龍道溥禪師	長生皎然禪師	隆壽紹卿禪師	雲蓋歸本禪師	洞巖可休禪師	龍興宗靖禪師	福清玄訥禪師	大錢從襲禪師	建州夢筆和尚	憩鶴山和尚	普通普明禪師

雙泉山永禪師 即梁家庵主

保福超悟禪師

太原孚上座 南嶽惟勁禪師

感潭資國禪師法嗣 白兆志圓禪師

青原下二世 石頭遷禪師法嗣

荆州天皇道悟禪師婺州東陽張氏子神儀挺異幼而生知年十四懇求出家父母不聽遂損減飲膳日纔一食形體羸悴父母不得已而許之依明州大德披削二十五詣杭州竹林寺具戒精修梵行推為勇猛或風雨昏夜宴坐丘塚身心安靜離諸怖畏一日遊餘杭首謁徑山國一受心法服勤五載後叅馬祖重印前解法無異說依止二夏乃謁石頭而致問曰離却定慧以何法示人頭曰我這裏無奴婢離箇甚麼曰如何明得頭曰汝還撮得虚空麼曰恁麼則不從今日去也頭曰未審汝早晚從那邊來曰道悟不是那邊人頭曰我早知汝來處也曰師何

以賊誣於人頭曰汝身見在曰雖然如是畢竟如何示於後人
頭曰汝道誰是後人師從此頓悟磬聲前二搭匠言下有所得
心後卜荊州當陽紫陵山學徒駕肩接迹都人士女嚮風而至
時崇業寺上首以狀聞于連帥迎入城郡之左有天皇寺乃名
藍也因火而廢主僧靈鑒將謀修復乃曰苟得悟禪師為化主
必能福我乃中宵潛往哀請有昇而至時江陵尹右僕射裴公
稽首問法致禮勤至師素不迎送客無貴賤皆坐而揖之裴公
愈加歸向由是石頭法道盛矣師因龍潭問從上相承庶事如
何師曰不是明汝來處不得潭曰這箇眼目幾人具得師曰淺
草易為長蘆僧問如何是玄妙之說師曰莫道我解佛法好曰
爭奈學人疑滯何師曰何不問老僧曰即今問了也師曰去不
是汝存泊處元和丁亥四月示疾命弟子先期告終至晦日大
眾問疾師驀召典座座近前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拈枕子拋於

地上即便告寂壽六十臘三十五以其年八月五日塔于郡

按景德傳燈錄稱青原下出石頭遷遷下出天皇悟悟下出
龍潭信信下出德山鑒鑒下出雲峯存存下出雲門懷玄沙
備備再傳為法眼益皆謂雲門法眼二宗來自青原石頭雖
二家兒孫亦自謂青原石頭所自出不知其差悞所從來久
矣道悟同時有二一人住荊南城西天王寺嗣馬祖一住荊
南城東天皇寺嗣石頭其下出龍潭信者乃馬祖下天王道
悟非石頭下天皇寺道悟也何以明之按唐正叢大禪師碑云
師出宮人姓崔氏子王之後胤也年十五依長沙寺雲蓋律師
識取自心本末是佛不屬漸次不假修持體自如如萬德圓
滿師於言下大悟祖屬曰汝若住持莫辭舊處師家旨已便
返荆門去郭不遠結草為廬後因節使顧舊處師家旨已便
節使親臨訪道見其路隘車馬難通極目荒榛曾未修削觀
茲使怒令人擒師地於水中聲曰我旆纒歸乃見徧倚火發內
使回心裝拜煙絲都息宛然如初遂往江邊見師在水都
濕衣前使重伸禮海迎請在衙供養於府西造寺額歸天丘
院主問曰快活快活及臨終時呼苦若又云聞羅王來取我也
得恁麼地師舉拂子云汝道當時是如今是神色不動如今何
滅當元和三年戊子十月十三日也年八十二坐無對便入
嗣法一人曰崇信即龍潭也城東天皇道悟禪師者協律郎

符載撰碑乃與景德傳燈合其碑云道悟姓張氏婺州東陽人十四出家依明州大德祝髮二十五年隱于大梅山建中初謁江西初參國一留五年大曆十一年隱于大陵山後於荆南城西馬祖二年參石頭乃大悟遂隱當陽紫陵山四月十三日以背有天皇慶寺靈鑿請居之元和二年丁亥四月十三日以背痛入滅年六十坐三十五夏法嗣三人曰慧真曰文貞曰幽開今荆南城東有天皇巷存焉唐聞人歸登撰南嶽讓禪師碑列法孫數人於後有天王道悟名圭峯登撰南嶽讓禪師子慧海智歸寺十一人道悟其一也又呂夏張祖塔銘載弟皆為大寂九世孫祖源通要錄中收為馬祖之嗣達觀類以耳今以二碑參合則應以天皇道悟嗣石頭以慧真文貞嗣以龍潭崇信嗣之法嗣下增入天皇道悟嗣石頭以慧真文貞

青原下三世

天皇悟禪師法嗣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渚宮人也其家賣餅師少而英異初悟和尚為靈鑿請居天皇寺人莫之測師家于寺巷常日以十餅饋之天皇受之每食畢常留一餅曰吾惠汝以蔭子孫師一日自念曰餅是我持去何以返遺我邪其別有旨乎遂造而問焉

皇曰是汝持來復汝何答師聞之頗曉玄旨因投出家皇昔崇福善今信吾言可名崇信由是服勤左右一日問曰某自到來不蒙指示心要皇曰自汝到來吾未嘗不指汝心要師曰何處指示皇曰汝擎茶來吾為汝接汝行食來吾為汝受汝和南時吾便低首何處不指示心要師低頭良久皇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即差師當下開解復問如何保任皇曰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師後詣澧陽龍潭棲止僧問髻中珠誰人得師曰不賞玩者得曰安著何處師曰有處即道來有左問如何得為僧去師曰作左來多少時也曰還有為僧時也無師曰汝即今是甚麼曰現是左身何得不識師曰誰識汝李翱刺史問如何是真如般若師曰我無真如般若李曰幸遇和尚師曰此猶是分外之言

青原下四世

龍潭信禪師法嗣

鼎州德山宣鑿禪師簡州周氏子卅歲出家依年受具精究律
藏於性相諸經貫通旨趣常講金剛般若時謂之周金剛嘗謂
同學曰一毛吞海海性無虧纖芥投鋒鋒利不動學與無學唯
我知焉後聞南方禪席頗盛師氣不平乃曰出家兒千劫學佛
威儀萬劫學佛細行不得成佛南方魔子敢言直指人心見性
成佛我當樓其窟穴滅其種類以報佛恩遂擔青龍疏鈔出蜀
至澧陽路上見一婆子賣餅因息肩買餅點心婆指擔曰這箇
是甚麼文字師曰青龍疏鈔婆曰講何經師曰金剛經婆曰我
有一問你若答得施與點心若答不得且別處去金剛經道過
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未審上座點那箇
心師無語遂往龍潭至法堂曰久嚮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
龍又不現潭引身曰子親到龍潭師無語遂棲止焉一夕待立
久潭曰更深何不下去師珍重便出却回曰外面黑潭點紙燭

度與師擬接潭復吹滅師於此大悟便禮拜潭曰子見箇甚
麼師曰從今向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至來日龍潭陞
座謂衆曰可中有箇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頭他
時向孤峯頂上立吾道去在師將疏鈔堆法堂前舉火炬曰窮
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遂焚之
於是禮辭直抵瀉山挾複子上法堂從西過東從東過西顧視
方丈曰有麼有麼山坐次殊不顧盼師曰無無便出至門首乃
曰雖然如此也不得草草遂具威儀再入相見纔跨門提起坐
具曰和尚山擬取拂子師便喝拂袖而出瀉山至晚問首座今
日新到在否座曰當時背却法堂着草鞋出去也山曰此子已
後向孤峯頂上盤結草庵呵佛罵祖去在師住澧陽三十年屬
唐武宗廢教避難於獨浮山之石室大中初武陵太守薛廷望
再崇德山精舍號古德禪院將訪求捨匠住持聆師道行屢請

不下山廷望乃設詭計遣吏以茶鹽誣之言犯禁法取師入州
瞻禮堅請居之大闡宗風上堂若也於已無事則勿妄求妄求
而得亦非得也汝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則虛而靈空而妙若
毛端許言之本末者皆為自欺何故毫釐繫念三塗業因瞥爾
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為幻色汝欲
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終而無益小叅示眾曰今
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師便打僧曰某甲話
也未問和尚因甚麼打某甲師曰汝是甚麼處人曰新羅人師
曰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法眼云大小德山話作兩極玄覺云
叢林中喚作隔下語且從極如德山
道問話者三十棒意作麼生僧叅師問維那今日幾人新到曰八人師曰喚
來一時生按着龍牙問學人仗鎊鉞劍擬取師頭時如何師引
頭近前曰因法眼別云汝向甚麼處下手牙曰頭落也師呵呵大笑牙後到
洞山舉前話山曰德山道甚麼牙曰德山無語洞曰莫道無語

且將德山落店頭呈似老僧看牙方省便懺謝有僧舉似師師
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這漢死來多少時救得有甚麼用處僧
問如何是菩提師打曰出去莫向這裏問如何是佛師曰佛
是西天老比丘雪峯問後上宗乘學人還有分也無師打一棒
曰道甚麼曰不會至明日請益師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
人峯因此有省巖頭聞之曰德山老人一條脊深骨硬似鐵柶
不折然雖如此於唱教門中猶較些子保福問招慶極如巖頭
出世有何言教過於德
山便恁麼道慶云汝不見巖頭道如人學射父以方中福云中
後如何慶云展閣黎莫不識痛痒福云和尚今日非唯舉話慶
云展閣黎是甚麼心行明示眾曰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
十棒臨濟聞得謂洛浦曰汝去問他道得為甚麼也三十棒待
伊打汝接住棒送一送看伊作麼生浦如教而問師便打浦接
住送一送師便歸方丈浦回舉似臨濟濟曰我後來疑着這漢
雖然如是你還識德山麼浦擬議濟便打巖頭云德山老人尋
常極據一條白棒佛

來亦打祖來亦打爭葉較些子東禪齊云程如臨濟道我從上
前疑着這漢是肯虛語不肯虛語為當別有道理試斷者
堂問即有過不問猶垂有僧出禮拜師便打僧曰某甲始禮拜
為甚麼便打師曰待汝開口堪作甚麼師令侍者喚義存即雪
存上來師曰我自喚義存汝又來作甚麼存無對上堂我先祖
見處即不然這裏無祖無佛達磨是老臊胡釋迦老子是乾屎
橛文殊普賢是擔屎漢等覺妙覺是破執凡夫菩提涅槃是繫
驢橛十二人教是鬼神簿拭瘡疣紙四果三賢初心十地是守
古塚鬼自救不了有僧相看乃近前作相撲勢師曰與麼無禮
合喫山僧手裏捧僧拂袖便行師曰饒汝如是也枉得一半僧
轉身便喝師打曰須是我打你始得曰諸方有明眼人在師曰
天然有眼僧擘開眼曰猫便出師曰黃河三千年一度清師見
僧來乃閉門其僧敲門師曰阿誰曰師子兒師乃開門僧禮拜
師騎僧項曰這畜生甚麼處去來雪峯問南泉斬猫兒意旨如何

師乃打赴却喚曰會麼峯曰不會師曰我恁麼老婆心也不
僧問凡聖相去多少師便喝師因疾僧問還有不病者也無師
曰有曰如何是不病者師曰阿啞阿啞師復告衆曰捫空追響
勞汝心神夢覺覺非竟有何事言訖安坐而化即唐咸通六年
十二月三日也謚見性禪師

洪州泐潭寶峯和尚新到叅師問其中事即易道不落其中事
始終難道曰某甲在途中時便知有此一問師曰更與二十年
行脚也不較多曰莫不契和尚意麼師曰苦瓜那堪待客問僧
古人有一路接後進初心汝還知否曰請師指出古人一路師
曰恁麼則闍黎知了也曰頭上更安頭師曰寶峯不合問仁者
曰問又何妨師曰這裏不曾有人亂說道理出去巖頭僧來叅
師豎起拂子曰落在此機座人未具眼在僧擬近前師曰恰落
在此機僧回舉似巖頭頭曰我當時若見奪却拂子看他作麼

生師聞乃曰我豎起拂子後伊奪總不將物時又作麼生巖頭
聞行又曰無星秤子有甚辯處

青原下五世

德山鑒禪師法嗣

鄂州巖頭全齋禪師泉州柯氏子少禮青原誼公落髮往長安
寶壽寺稟戒習經律諸部優遊禪苑與雪峯欽山為友自杭州
大慈山遷迤造于臨濟屬濟歸寂乃謁仰山纔入門提起坐具
曰和尚仰山取拂子擬舉師曰不妨好手後恭德山執坐具上
法堂瞻視山曰作麼師便唱山曰老僧過在甚麼處師曰兩重
公案乃下恭堂山曰這箇阿師稍似箇行脚人至來日上問訊
山曰闍黎是昨日新到否曰是山曰甚麼處學得這虛頭來師
曰全齋終不自謾山曰他後不得孤負老僧一日恭德山方跨
門便問是凡是聖山便唱師禮拜有人舉似洞山山曰若不是
齋公大難承當師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錯下名言我當持一

手擡一手搦雪峯在德山作飯頭一日飯遲德山擎鉢下法堂
峯曬飯巾次見德山乃曰鐘未鳴鼓未響拓鉢向甚麼處去德
山便歸方丈峯舉似師師曰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在山聞令
侍者喚師去問汝不肯老僧解師密啓其意山乃休明日陞堂
果與尋常不同師至僧堂前拊掌大笑曰且喜堂頭老漢會末
後句他後天下人不柰伊何雖然也祇得三年活山果三年一
日與雪峯欽山聚話峯薦指一椀水欽曰水清月現峯曰水清
月不現師踢却水椀而去師與雪峯同辭德山山問甚麼處去
師曰暫辭和尚下山去曰子他後作麼生師曰不忘曰子憑何
有此說師曰豈不聞智過於師方堪傳受智與師齊滅師半德
曰如是如是當善護持二士禮拜而退師住鄂州巖頭值沙汰
於湖邊作渡子兩岸各挂一板有人過渡打板一下師曰阿誰
或曰要過那邊去師乃舞棹迎之一日因一婆抱一孩兒來乃

曰呈撓舞棹即不問且道婆手中兒甚處得來師便打婆曰婆
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祇這一箇也不消得便拋向水中師後
庵于洞庭卧龍山徒侶臻萃僧問無師還有出身處也無師曰
聲前古堯爛問堂堂來時如何師曰刺破眼上堂吾嘗究涅槃
經七八年觀三兩段義似衲僧說話又曰休休時有一僧出禮
拜請師舉師曰吾教意如△字三點第一向東方下一點點開
諸菩薩眼第二向西方下一點點諸菩薩命根第三向上方下
一點點諸菩薩頂此是第一段義又曰吾教意如摩醯首羅摩
開面門豎亞一隻眼此是第二段義又曰吾教意猶如塗毒鼓
擊一聲遠近聞者皆喪此是第三段義時小巖上座問如何是
塗毒鼓師以兩手按膝亞身曰韓信臨朝座嚴無語夾山下一
僧到石霜纔跨門便道不審霜曰不必闍黎僧曰恁麼則珍重
又到師處如前道不審師噓一噓僧曰恁麼則珍重方回步師

曰雖是後生亦能管帶其僧歸舉似夾山山上堂曰前日到
頭石霜度阿師出來如法舉似前話其僧舉了山曰大眾還
麼衆無對山曰若無人道得山僧不惜兩莖眉毛道去也乃曰
石霜雖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劍巖頭亦有殺人刀亦有活人劍
師與羅山下塔基羅山中路忽曰和尚師回顧曰作麼山舉手
指曰這裏好片地師咄曰瓜州賣瓜漢又行數里歇次山禮拜
問曰和尚豈不是三十年前在洞山而不肯洞山師曰是又曰
和尚豈不是嗣德山又不肯德山師曰是山曰不肯德山即不
問祇如洞山有何虧闕師良久曰洞山好佛好是無光山禮拜
僧問利劍斬天下誰是當頭者師曰暗僧擬再問師咄曰這鈍
漢出去問不歷古今時如何師曰卓朔地曰古今事如何師曰
任爛問僧甚處來曰西京來師曰黃巢過後還收得劍麼曰收
得師引頸近前曰因曰師頭落也師呵呵大笑僧後到雪峯峯

問甚處來曰巖頭來峯曰巖頭有何言句僧舉前話峯便打三十棒趁出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俱錯僧問雪峯聲聞人見性如夜見月菩薩人見性如晝見日未審和尚見性如何峯打拄杖三下僧後舉前語問師師與三摑問如何是三界主師曰汝還解喫鐵棒麼德山一日謂師曰我這裏有兩僧入山住庵多時汝去看他怎生師遂將一斧去見兩人在庵內坐師乃拈起斧曰道得也一下斧道不得也一下斧二人殊不顧師擲下斧曰作家作家歸舉似德山山曰汝道他如何師曰洞山門下不道全無若是德山門下未夢見在僧叅於左邊作一圓相又於右邊作一圓相又於中心作一圓相欲成未成被師以手一撥僧無語師便喝出僧欲跨門師却喚回問汝是洪州觀音來否曰是師曰祇如適來左邊一圓相作麼生曰是有句師曰右邊圓相澗曰是無句師曰中心圓相作麼生曰是不有不無

句師曰祇如吾與麼又作麼生曰如刀畫水師便打瑞巖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曰道甚麼巖再問師曰汝年十七八未問了折箭盡時如何師曰去問如何是巖中的的意師曰謝指示曰請和尚答話師曰玃重問三界競起時如何師曰坐却着曰未審師意如何師曰移取廬山來即向汝道問起滅不停時如何師唱曰是誰起滅問輪中不得轉時如何師曰澁問路逢猛虎時如何師曰拶問如何是道師曰破草鞋與拋向湖裏着問萬丈井中如何得到底師曰叫僧再問師曰脚下過也問古帆未挂時如何師曰小魚吞大魚又僧如前問師曰後園驢喫草邇後人或問佛問法問道問禪者師皆作噓聲師嘗謂衆曰老漢去時大吼一聲了去唐光啓之後中原盜起衆皆避地師端居晏如也一日賊大至責以無供饋遂傳刃焉師神色自若大叫一聲而終聲聞數十里即光啓三年丁未四月八日也門人後焚

之獲舍利四十九粒衆為起塔謚清嚴禪師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泉州南安曾氏子家世奉佛師生惡葷茹於襁褓中聞鐘梵之聲或見幡花像設必為之動容年十二從其父遊莆田玉澗寺見慶玄律師遽拜曰我師也遂留侍焉十七落髮謁芙蓉常照大師照撫而器之後往幽州寶剎寺受戒久歷禪會緣契德山唐咸通中回閩中雪峯創院徒侶翕然懿宗錫號真覺禪師仍賜紫袈裟初與巖頭至澧州鰲山鎮阻雪頭每日祇是打睡師一向坐禪一日喚曰師兄師兄且起來頭曰作甚麼師曰今生不着便共文遂箇漢行脚到處被他帶累今日到此又祇管打睡頭喝曰瞌睡去每日床上坐恰似七村裏土地他時後日魔鬼人家男女去在師自點宵曰我這裏未穩在不敢自謾頭曰我將謂你他日向孤峯頂上盤結草庵播揚大教猶作這箇語話師曰我實未穩在頭曰你若實如此據

你見處一一通來是處與你證明不是處與你剗却師曰我初到鹽官見上堂舉色空義得箇入處頭曰此去三十年切忌舉着又見洞山過水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踈深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深頭曰若與麼自救也未徹在師又曰後問德山從上宗乘中事學人還有么也無德山打一棒曰道甚麼我當時如桶底脫相似頭喝曰你不聞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師曰他後如何即是頭曰他後若欲播揚大教一一從自己骨髓流出將來與我蓋天盖地去師於言下大悟便作禮起連聲叫曰師兄今日始是鰲山成道師在洞山作飯頭淘米次山問淘沙去米淘米去沙師曰沙米一時去山曰大衆喫箇甚麼師遂覆却米盆山曰據子因緣合在德山洞山一日問師作甚麼來師曰斫槽來山曰幾斧斫成師曰一斧斫成山曰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事作麼生師曰直得無下手處山曰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

生師休去甲陽代云某困也師辭洞山山曰子甚處去師曰歸嶺中
去山曰當時從甚麼路出師曰從飛猿嶺出山曰今回向甚麼
路去師曰從飛猿嶺去山曰有一人不從飛猿嶺去子還識麼
師曰不識山曰為甚麼不識師曰他無面目山曰子既不識爭
知無面目師無對住後僧問和尚見德山得箇甚麼便休去師
曰我空手去空手歸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雷聲震地室
內不聞又曰闍黎行脚為甚麼事問我眼本正因師故那時如
何師曰迷逢達磨曰我眼何在師曰得不從師問剃髮滌衣受
佛依蔭為甚麼不許認佛師曰好事不如無師問座主如是兩
字盡是科文作麼生是本文主無對五雲代云更問如何是佛
師曰寐語作甚麼問如何是覲面事師曰千里未是遠問如何
是大入相師曰瞻仰即有分問文殊與維摩對談何事師曰義
阻也問寂然無依時如何師曰猶是病曰轉後如何師曰船子

下揚州問承古有言師便作卧勢良久起曰問甚麼僧再舉師
曰盧生浪死漢問箭頭露鋒時如何師曰好手不中的曰畫
沒標的時如何師曰不妨隨分好手問古人道路逢達道人
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曰喫茶去問僧甚麼來曰神光來
師曰晝喚作日光夜喚作火光作麼生是神光僧無對師自代
曰日光火光栖典座問古人有言知有佛向上事方有語話
如何是語話師把住曰道道栖無對師遂蹋倒栖當下汗流問
僧甚麼來曰近離淵中師曰船來陸來曰二途俱不涉師曰爭
得到這裏曰有甚麼隔礙師便打問古人道覲面相呈時如何
師曰是曰如何是覲面相呈師曰蒼天蒼天師謂眾曰此箇水
牯牛年多少眾皆無對師自代曰七十九也僧曰和尚為甚麼
作水牯牛去師曰有甚麼罪過問僧甚麼去曰禮拜徑山和尚
去師曰徑山若問汝此間佛法如何汝作麼生祇對曰待問即

道師便打後舉問鏡清這僧過在甚麼處清曰問得徑山徹因
師曰徑山在湖中因甚麼問得徹因清曰不見道遠問近對師
曰如是如是一日謂長慶曰吾見瀉山問仰山從上諸聖向甚
麼處去他道或在天上或在人間汝道仰山意作麼生慶曰若
問諸聖出沒處恁麼道即不可師曰汝渾不肯忽有人問汝作
麼生道慶曰但道錯師曰是汝不錯慶曰何異於錯問僧甚處
來曰江西師曰與此間相去多少曰不遙師豎起拂子曰還隔
這箇麼曰若隔這箇即遙去也師便打出問學人乍入叢林乞
師拍箇入路師曰寧自碎身如微塵終不敢瞎却一僧眼問四
十九年後事即不問四十九年前事如何師以拂子蘸口打僧
辭去叅靈雲問佛未出世時如何雲舉拂子曰出世後如何雲
亦舉拂子其僧却回師曰返太速乎曰某甲到彼問佛法不契
乃回師曰汝問甚麼事僧舉前話師曰汝問我為汝道僧便問

佛未出世時如何師舉起拂子曰出世後如何師放下拂子僧

禮拜師便打

後僧舉問玄沙沙云汝欲會麼我與汝說箇喻如

猶屢我在崇壽桐云為當打伊解處別有道理師舉六祖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

心動乃曰大小祖師龍頭蛇尾好與二十拄杖時太原孚上座

侍立不覺齧齒師曰我適來恁麼道也好喫二十拄杖師行脚

時叅烏石觀和尚纔敲門石問誰師曰鳳凰兒石曰來作麼師

曰來啗老觀石便開門拈住曰道道師擬議石拓開閉却門師

住後示眾曰我當時若入得老觀門你這一隊童酒糟漢向甚

麼處摸索師問慧全汝得入處作麼生全曰共和尚商量了師

曰甚麼處商量曰甚麼處去來師曰汝得入處又作麼生全無

對師便打全坦問平田淺草塵鹿成群如何射得塵中主師喚

全坦坦應諾師曰喫茶去問僧甚處來曰瀉山來師曰瀉山有

何言句曰某甲曾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瀉山據坐師曰汝肯

他否曰某甲不肯他師曰為山古佛汝速去懺悔玄妙云山頭
也漢蹊過瀉山闍王問曰擬欲蓋一所佛殿去時如何師曰大王何不蓋取
一所空王殿曰請師樣子師展兩手雲門云一僧問學人道不
得處請師道師曰我為法惜人師舉拂子示一僧其僧便出去
長慶舉似王延彬太傅了乃曰此僧合喚轉師問長慶古人道
與一頓棒王曰和尚是甚麼心行曰幾放過師問長慶古人道
前三三後三三意作麼生慶便出去鶴湖別問僧甚處來曰藍
田來師曰何不入草長慶云險上堂南山有一條鼈鼻蛇汝等諸人
切須好看長慶出曰今日堂中大人喪身失命雲門以拄杖
擯向師前作怕勢有僧舉似玄沙沙曰須是稜兒始得然雖如
是我即不然曰和尚作麼生沙曰用南山作麼一日有兩僧來
師以手拓庵門放身出曰是甚麼僧亦曰是甚麼師低頭歸庵
僧辭去師問甚麼處去曰湖南師曰我有箇同行住巖頭附汝
一書去書曰某書上師兄其一自鼈山成道後迄至于今飽不

饑同叅其書上僧到巖頭問甚麼處來曰雪峯來有書達和尚
頭接了乃問僧別有何言句僧遂舉前話頭曰他道甚麼曰他
無語低頭歸庵頭曰噫我當初悔不向伊道末後句若向伊道
天下人不柰雪老何僧至夏末請益前話頭曰何不早問曰未
敢容易頭曰雪峯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要識末後句
祇這是上堂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漆桶不會打
鼓普請看長慶問雲門曰雪峯與麼道還有出頭不得處麼門
籍不問僧甚麼處去曰識得即知去處師曰你是了事人亂走
作麼曰和尚莫塗汚人好師曰我即不塗汚你古人吹布毛作
麼生與我說來看曰殘羹餛飩飯已有人喫了師休去有一僧在
山下卓庵多年不剃頭畜一長柄杓溪邊沓水時有僧問如何
是祖師西來意主曰溪深杓柄長師聞得乃曰也甚奇怪一日
將剃刀同侍者去訪纔相見便舉前話問是庵主語否主曰是

師曰若道得即不剃你頭主便洗頭胡跪師前師即與剃却師
領徒南遊時黃涅槃預知師至搯策前迎抵蘇溪邂逅師問近
離何處槃曰辟支巖師曰巖中還有主麼槃以竹策敲師轎師
乃出轎相見槃曰曾郎萬福師遽展丈夫拜槃作女人拜師曰
莫是女人麼槃又設兩拜遂以竹策畫地右繞師轎三匝師曰
某甲三界內人你三界外人你前去某甲後來槃回師隨至止
囊山憩數日槃供奉隨行徒衆一無所缺上堂此事如一片田
地相似一任諸人耕種無有不承此恩力者玄沙曰且作麼生
是這田地師曰看沙曰是即是某甲不與麼師曰你作麼生沙
曰祇是人人廬三聖問透網金鱗以何為食師曰待汝出網來
向汝道聖曰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師曰老僧住持
事繁上堂盡大地是箇解脫門把手拽伊不肯入時一僧出曰
和尚怪某甲不得又一僧曰用入作甚麼師便打玄沙謂師曰

某甲如今大用去和尚作麼生師將三箇木毬一時拋出沙作
斫牌勢師曰你親在靈山方得如此沙曰也是自家事一日陞
座衆集定師輓出木毬玄沙遂捉來安舊處師一日在僧堂內
燒火閉却前後門乃叫曰救火救火玄沙將一片柴從窓櫺中
拋入師便開門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師曰瞪目不見庖曰飲者
如何師曰不從口入僧舉似趙州州曰不從口入不可從鼻孔
裏入僧却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州曰苦曰飲者如何州曰死師
聞得乃曰趙州古佛遙望作禮自此不答話師因闍王封柑橘
各一顆遣使送至東問既是一般顏色為甚名字不同師遂依
舊封回王復馳問玄沙沙將一張紙蓋却問僧近離甚處曰覆
船師曰生死海未渡為甚麼覆却船僧無語乃回舉似覆船船
曰何不道漂無生死僧再至進此語師曰此不是汝語曰是覆
船恁麼道師曰我有二十棒寄與覆船二十棒老僧自喫不干

閣黎事問大事作麼生師執僧手曰上座將此問誰有僧禮拜
師打五棒僧曰過在甚麼處師又打五棒喝出問僧甚麼處來曰
嶺外來師曰還逢達磨也無曰青天白日師曰自己作麼生曰
更作麼生師便打師送僧出行三五步召曰上座僧回首師曰
途中善為問拈槌豎拂不當宗乘未審和尚如何師豎起拂子
僧乃抱頭出去師不顧法眼代云大衆負戰將問三乘十二教為凡
夫開演不為凡夫開演師曰不消一曲楊柳枝師謂鏡清曰古
來有老宿引官人延堂曰此一衆盡是學佛法僧官人曰金屑
雖貴又作麼生老宿無對清代曰比來拋執引玉法眼別云官人何得貴耳
賤上堂舉拂子曰這箇為中下僧問上上人來時如何師舉拂
子僧曰這箇為中下師便打問國師三喚侍者意如何師乃起
入方丈問僧今夏在甚麼處曰涌泉師曰長時涌誓時涌曰和
尚問不着師曰我問不着僧曰是師乃打普請次路逢一獼猴

師曰人人有一面古鏡這箇獼猴亦有一面古鏡三聖曰曠劫

無名何以彰為古鏡師曰瑕生也聖曰這老漢著甚麼死急話

頭也不識師曰老僧住持事繁聞師施銀交林僧問和尚受大

王如此供養將何報答師以手拓地曰輕打我輕打我僧問踈

峯道輕打我意作麼生山云頭上挿瓜蓋垂尾脚跟齊問吞盡毗盧時如何師曰福唐歸

來還平善否上堂我若東道西道汝則尋言逐句我若羚羊挂

角汝向甚麼處捫摸僧問保福和如雪峯有甚麼言教便似羚羊挂角時福云我不可作雪峯弟子不得

師之法席常不減千五百衆梁開平戊辰三月示疾聞師命醫

師曰吾非疾也竟不服藥遺偈付法五月二日朝遊藍田暮歸

澡身中夜入滅

洪州感潭資國禪師白兆問家內停喪請師慰問師曰苦痛蒼

天曰死却爺死却孃師打了趂出師凡接機皆如此

天台瑞龍慧恭禪師福州羅氏子謁德山山問會麼曰作麼山

曰請相見曰識麼山大笑遂許入室泊山順世乃開法焉
泉州瓦棺和尚在德山為侍者一日同入山斫木山將一椀水
與師師接得便喫却山曰會麼師曰不會山又將一椀水與師
師又接喫却山曰會麼師曰不會山曰何不成禿取不會麼師
曰不會又成禿箇甚麼山曰子大似箇鐵櫪住後雪峯訪師茶
話次峯問當時在德山斫木因緣作麼生師曰先師當時肯我
峯曰和尚離師太早時面前偶有一椀水峯曰將水來師便度
與峯接得便潑却雲門云莫壓良為賤
襄州高亭簡禪師叅德山隔江纔見便云不審山乃搖扇招之
師忽開悟乃橫趨而去更不回顧

青原下六世

巖頭齋禪師法嗣

台州瑞巖師彥禪師聞之許氏子自幼披緇秉戒無缺初禮巖
頭問曰如何是本常理頭曰動也曰動時如何頭曰不是本常

理師良久頭曰肯即未脫根塵不肯即永沈生死師遂領悟便
禮拜頭每與語徵疇無惑後謁夾山山問甚處來曰卧龍來山
曰來時龍還起也未師乃顧視之山曰炎瘡癩上更著艾焦曰
和尚又苦如此作甚麼山休去師乃問山與麼即易不與麼即
難與麼與麼即惺惺不與麼不與麼即居空界與麼不與麼請
師速道山曰老僧謾闍黎去也師唱曰這老和尚而今是甚時
節便出去後我一僧舉似法與頭云若哉師尋居丹止瑞巖坐磐
石終日如愚每自喚主人公復應諾乃曰惺惺着他後莫受人
謾後有僧參云沙云一問是弄精龜也甚奇怪乃云有何不助在彼
住云已遷化也沙云無對師統眾嚴整江表稱之僧問頭上寶蓋
現足下雲生時如何師曰披枷帶鎖漢曰頭上無寶蓋足下無
雲生時如何師曰猶有扭在曰畢竟如何師曰齋後困鏡清問
天不能覆地不能載豈不是師曰若是即被覆載清曰若不是

曰請相見曰識麼山大笑遂許入室泊山順世乃開法焉
泉州瓦棺和尚在德山為侍者一日同入山斫木山將一椀水
與師師接得便喫却山曰會麼師曰不會山又將一椀水與師
師又接喫却山曰會麼師曰不會山曰何不成禿取不會麼師
曰不會又成禿箇甚麼山曰子大似箇鐵椀住後雪峯訪師茶
話次峯問當時在德山斫木因緣作麼生師曰先師當時肯我
峯曰和尚離師太早時面前偶有一椀水峯曰將水來師便度
與峯接得便潑却雲門云莫
壓良為賤
襄州高亭簡禪師叅德山隔江纔見便云不審山乃搖扇招之
師忽開悟乃橫趨而去更不回顧

青原下六世 巖頭齋禪師法嗣

台州瑞巖師彥禪師問之許氏子自幼披緇秉戒無缺初禮巖
頭問曰如何是本常理頭曰動也曰動時如何頭曰不是本常

理師良久頭曰肯即未脫根塵不肯即永沈生死師遂領悟便
禮拜頭每與語徵疇無忒後謁夾山山問甚處來曰卧龍來山
曰來時龍還起也未師乃顧視之山曰灸瘡癩上更著艾焦曰
和尚又苦如此作甚麼山休去師乃問山與麼即易不與麼即
難與麼與麼即惺惺不與麼不與麼即居空界與麼不與麼請
師速道山曰老僧謾闍黎去也師唱曰這老和尚而今是甚時
節便出去後我一僧舉似法與頭云若哉師尋居丹止瑞巖坐磐
石終日如愚每自喚主人公復應諾乃曰惺惺着他後莫受人
謾後有僧參云沙一沙問近離甚處云瑞巖沙云有何不助在彼
住云已遷化也沙云而師統眾嚴整江表稱之僧問頭上寶蓋
今還喚得應麼僧無對師統眾嚴整江表稱之僧問頭上寶蓋
現足下雲生時如何師曰披枷帶鎖漢曰頭上無寶蓋足下無
雲生時如何師曰猶有扭在曰畢竟如何師曰齋後困鏡清問
天不能覆地不能載豈不是師曰若是即被覆載清曰若不是

瑞巖幾遭也師自稱曰師彥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石牛曰如何是法師曰石牛兒曰恁麼即不同也師曰合不得曰爲甚麼合不得師曰無同可同合甚麼問作麼生商量即得不落階級師曰排不出曰爲甚麼排不出師曰他從前無階級曰未審居何位次師曰不坐普光殿曰還理化也無師曰名聞三界重何處不歸朝一日有村媪作禮師曰汝速歸救取數千物命媪回舍見兒婦拾田螺歸媪遂放之水濱師之異迹頗多茲不繁錄逝後塔于本山謚空照禪師

懷州玄泉彥禪師僧問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日落投孤店問如何是佛師曰張家三箇兒曰學人不會師曰孟仲季也不會問如何是聲前一句師曰叫曰轉後如何師曰是甚麼
福州羅山道閑禪師長溪陳氏子出家於龜山年滿受具徧歷諸方嘗謁石霜問去住不空時如何霜曰直須盡却師不契乃

叅巖頭亦如前問頭曰從他去住管他作麼師於是服膺聞師飲其法味請居羅山號法寶禪師開堂陞座方歛衣便曰珍重時衆不散良久師又曰未識底近前來僧出禮拜師抗聲曰也大苦哉僧擬伸問師乃喝出問如何是奇特一句師曰道甚麼問當鋒事如何辯明師舉如意僧曰乞和尚垂慈師曰大遠也問急急相投請師一接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箭過也問九女不携誰是哀提者師曰高聲問僧擬再問師曰甚麼處去也僧來叅師問名甚麼曰明教師曰還會教也未曰隨分師豎起拳曰靈山會上喚這箇作甚麼曰拳教師笑曰若恁麼喚作拳教復展兩足曰這箇是甚麼教僧無語師曰莫喚作脚教麼師在禾山送同行矩長老出門次把拄杖向面前一擯矩無對師曰石牛攔古路一馬生雙駒後僧舉似疎山云石生三寅僧辭保福福問甚處去曰禮拜羅山福曰汝向羅山道保福秋間上府朝覲

瑞巖幾遭也師自稱曰師彥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石牛曰如何是法師曰石牛兒曰恁麼即不同也師曰合不得曰爲甚麼合不得師曰無同可同合甚麼問作麼商量即得不落階級師曰排不出曰爲甚麼排不出師曰他從前無階級曰未審居何位次師曰不坐普光殿曰還理化也無師曰名聞三界重何處不歸朝一日有村媪作禮師曰汝速歸救取數千物命媪回舍見兒婦拾田螺歸媪遂放之水濱師之異迹頗多茲不繁錄逝後塔于本山謚空照禪師

懷州玄泉彥禪師僧問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日落投孤店問如何是佛師曰張家三箇兒曰學人不會師曰孟仲季也不會問如何是聲前一句師曰叫曰轉後如何師曰是甚麼

福州羅山道閑禪師長溪陳氏子出家於龜山年滿受具徧歷諸方嘗謁石霜問去住不空時如何霜曰直須盡却師不契乃

叅巖頭亦如前問頭曰從他去住管他作麼師於是服膺聞叩飲其法味請居羅山號法寶禪師開堂陞座方歛衣便曰珍重時衆不散良久師又曰未識底近前來僧出禮拜師抗聲曰也大苦哉僧擬伸問師乃喝出問如何是奇特一句師曰道甚麼問當鋒事如何辯明師舉如意僧曰乞和尚垂慈師曰大遠也問急急相投請師一接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箭過也問九女不携誰是哀提者師曰高聲問僧擬再問師曰甚麼處去也僧來叅師問名甚麼曰明教師曰還會教也未曰隨分師豎起拳曰靈山會上喚這箇作甚麼曰拳教師笑曰若恁麼喚作拳教復展兩足曰這箇是甚麼教僧無語師曰莫喚作脚教麼師在禾山送同行矩長老出門次把拄杖向面前一擯矩無對師曰石牛攔古路一馬生雙駒後僧舉似疎山云石僧辭保福福問甚處去曰禮拜羅山福曰汝向羅山道保福秋間上府朝覲

大王置四十箇問頭問和尚忽若一句不相當莫言不道僧舉
似師師呵呵大笑曰陳老師自入福建道洪塘橋下一寨未曾
見有箇毛頭星現汝與我向從展道陳老師無許多問頭祇有
一口劍一劍下須有分身之意亦有出身之路若不明便須成
未僧回舉似福福曰我當時也祇是謔伊至秋朝覲師特為辦
茶筵請福福不赴却向僧曰我中間曾有謔語恐和尚問着僧
歸舉似師曰汝向他道猛虎終不食伏肉僧又去福遂來無軫
上座問祇如巖頭道洞山好佛祇是無光未審洞山有何虧闕
便道無光師召軫軫應諾師曰灼然好箇佛祇是無光曰大師
為甚麼撥無軫話師曰甚麼處是陳老師撥你話處快道快道
軫無語師打三十棒趁出軫舉似招慶慶一夏罵詈至夏末自
來問師乃分明舉似慶便作禮懺悔曰洎錯怪大師僧舉寒山
詩問白鶴銜苦挑時如何師曰貞女室中吟曰千里作一息時

如何師曰送客郵亭外曰欲往蓬萊山時如何師曰歌枕觀獼
猴曰將此充糧食時如何師曰古劍觸骸前問如何是百草頭
上盡是祖師意師曰刺破汝眼問如何是道師曰倚著壁問前
是萬文洪崖後是虎狼師子正當恁麼時如何師曰自在問三
身誰為主曰曰還解喫飯麼臨遷化上堂集衆良久展左手主
事周測乃令東邊師僧退後又展右手又令西邊師僧退後迺
曰欲報佛恩無過流通大教歸去也歸去也珍重言訖莞爾而
寂

福州香谿從範禪師新到叅師曰汝豈不是鼓山僧僧曰是師
曰額上珠為何不見僧無對僧辭師門送復召上座僧回首師
曰滿肚是禪曰和尚是甚麼心行師大笑而已師披衲衣次說
渴曰迦葉上行衣披來須捷機纔介格的箭密露不藏龜
福州聖壽巖禪師補衲次僧叅師提起示之曰山僧一衲衣展

似眾人見雲水兩條介莫教露針線速道速道僧無對師曰如許多時作甚麼來

吉州靈巖慧宗禪師福州陳氏子受業於龜山僧問如何是靈巖境師曰松檜森森密密遮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夜夜有猿啼問如何是學人自己本介事師曰拋却真金拾瓦礫作麼雪峯存禪師法嗣

福州玄沙師備宗一禪師閩之謝氏子幼好垂釣泛小艇於南臺江狎諸漁者唐咸通初年甫三十忽慕出塵乃棄舟投芙蓉削禪師落髮往豫章開元寺受具布衲芒屨食纒接氣常終日宴坐眾皆異之與雪峯本法門昆仲而親近若師資峯以其苦行呼為頭陀一日峯問阿那箇是備頭陀師曰終不敢誑於人異曰峯召曰備頭陀何不徧參去師曰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徃西天峯然之暨登蒙骨山乃與師同力締構玄徒臻萃師入

室咨決罔替晨昏又閱楞嚴發明心地由是應機敏捷與備多羅冥契諸方玄學有所未決必從之請益至與雪峯徵詰亦當仁不讓峯曰備頭陀再來人也雪峯上堂要會此事猶如古鏡當臺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師出眾曰忽遇明鏡來時如何峯曰胡漢俱隱師曰老和尚脚跟猶未點地在住後上堂佛道閑曠無有程途無門解脫之門無意道人之意不在三際故不可昇沉建立乖真非屬造化動則起生死之本靜則醉昏沉之卿動靜雙泯即落空亡動靜雙收瞞預佛性必須對塵對境如枯木寒灰臨時應用不失其宜鏡照諸像不亂光輝鳥飛空中不雜空色所以十方無影像三界絕行蹤不隨徃來機不住中間意鐘中無鼓響鼓中無鐘聲鐘鼓不相交句句無前後如壯士展臂不藉他力師子遊行豈求伴侶九霄絕翳何在穿通一段光明未嘗昏昧若到這裏體寂寂常皎皎日赫燄無邊表圓覺空

中不動搖吞燦乾坤迥然照夫佛出世者元無出入名相無體
道本如如法爾天真不同脩證極要虛閑不昧作用不涉塵泥
箇中纖毫道不盡即為魔王眷屬向前句後是學人難處所以
一句當天八萬門永絕生死直饒得似秋潭月影靜夜鐘聲隨
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道人行處如火
銷冰終不却成冰箭既離弦無返回勢所以牢籠不肯住呼喚
不回頭古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若到這裏步步登玄不屬邪
正識不能識智不能知動便失宗覺即迷旨二乘膽顫十地魂
驚語路處絕心行處滅直得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
耶須菩提唱無說而顯道釋梵絕聽而雨花若與麼見前更疑
何事沒棲泊處離去來今限約不得心思路絕不因莊嚴本來
真淨動用語笑隨處明了更無欠少今時人不悟箇中道理妄
自涉事涉塵處處染著頭頭繫絆總悟則塵境紛紜名相不實

便擬凝心歛念攝事歸空閉目截睛終有念起旋旋破除細想
纔生即便遏捺如此見解即是落空亡外道魂不散度死人
冥冥漠漠無覺無知塞耳偷鈴徒自欺誑這裏分別則不然也
不是隈門傍戶句句現前不得商量不涉文墨本絕塵境本無
位次權名箇出家兒畢竟無蹤迹真如凡聖地獄人天極是療
狂子之方虛空尚無改變大道豈有昇沉悟則縱橫不離本際
若到這裏凡聖也無立處若向句中作意則沒溺殺人若向外
馳求又落魔界如如向上沒可安排恰似焰爐不截蚊蚋此理
本來平坦何用剷除動靜揚眉是真解脫道不彊為意度建立
乖真若到這裏纖毫不受拍意即差便是千聖出頭來也安一
字不得久立珍重上堂我今問汝諸人且承當得箇甚麼事在
何世界安身立命還辯得麼若辯不得恰似捏目生花見事便
差知麼如今目前見有山河大地色空明暗種種諸物皆是狂

勞花相喚作顛倒知見夫出家人識心達本源故號為沙門汝
今既已剃髮披衣為沙門相即便有自利利他亦如今看著盡
黑漫漫地墨汁相似自救尚不得爭解為得人仁者佛法因緣
事大莫作等閑相似聚頭亂說雜話趁韻嚼過時光陰難得可
惜許大丈夫兒何不自省察看是甚麼事粒如從上宗乘是諸
佛頂族汝既承當不得所以我方便勸汝但從迦葉門接續頓
超去此一門超凡聖因果超毗盧妙莊嚴世界海超他釋迦方
便門直下永劫不教有一物與汝作眼見何不自急急究取未
必道我且待三生兩生久積淨業仁者宗乘是甚麼事不可由
汝用工莊嚴便得去不可他心宿命便得去會麼祇如釋迦出
頭來作許多變弄說十二分教如瓶灌水大作一場佛事向此
門中用一點不得用一毛頭伎倆不得知麼如同夢事亦如寐
語沙門不應出頭來不同夢事蓋為識得知麼識得即是大事

脫大徹頭人所以超凡越聖出生離死離因離果超毗盧妙莊
迦不被凡聖因果所謾一切處無人識得汝知麼莫祇長戀生
死愛網被善惡業拘將去無自由分饒汝鍊得身心同虛空去
饒汝到精明湛不搖處不出識陰古人喚作如急流水流急不
覺妄為恬靜恁麼脩行盡出他輪回際不得依前被輪回去所
以道諸行無常直是三乘功果如是可畏若無道眼亦不究竟
何似如今博地凡夫不用一毫工夫便頓超去解省心力麼還
願樂麼勸汝我如今立地待汝搆去更不教汝加功煉行如今
不恁麼更待何時還肯麼便下座上堂汝諸人如在大海裏坐
沒頭浸却了更展手問人乞水喫夫學般若菩薩須具大根器
有大智慧始得若有智慧即今便出脫得去若是根機遲鈍直
須勤苦耐志日夜忘疲無眠失食如喪考妣相似恁麼急切盡
一生去更得人荷挾剋骨究竟不妨易得搆去且況如今誰是

堪任受學。庶人仁者莫種。是記言記語恰似念陀羅尼相似。跏
步向前來。口裏哆哆和和地。被人把住詰問着。沒去處便喚道
和尚不為我答話。恁麼學事。大苦知麼。有一般坐繩牀和尚稱
善知識。問着便搖身動手。點眼吐舌。瞪視更有一般說昭昭靈
靈靈臺。智性能見能聞。向五蘊身田裏作主宰。恁麼為善知識
大賺人。知麼。我今問汝。汝若認昭昭靈靈。是汝真實。為甚麼瞌
睡時又不成。昭昭靈靈若瞌睡時。不是為甚麼有昭昭時。汝還
會麼。這箇喚作認賊為子。是生死根本。妄想緣氣。汝欲識根。曰
麼。我向汝道。昭昭靈靈。祇因前塵色聲香等法。而有分別。便道
此是昭昭靈靈。若無前塵。汝此昭昭靈靈。同於龜毛兔角。仁者
真實在甚麼處。汝今欲得出他五蘊身田主宰。但識取汝秘密
金剛體。古人向汝道。圓成正遍。遍周沙界。我今少分為汝智者
可以譬喻得解。汝還見南閻浮提。日麼。世間人所作興營養身。

活命種種心行作業。莫非皆承日光成立。祇如日體還有許多
般心行麼。還有不周遍麼。欲識金剛體。亦須如是看。祇如今
山河大地十方國土。色空明暗及汝身心。莫非盡承汝圓成威
光所現。且是天人群生類。所作業。次受生果報。有情無情。莫非
承汝威光。乃至諸佛成道。成果接物。利生。莫非盡承汝威光。祇
如金剛體。還有凡夫諸佛麼。有汝心行麼。不可道無。便得當去
也。知麼。汝既有如是奇特。當陽出身。處何不發明。取因何却隨
他。向五蘊身田中。鬼趣裏作活計。直下自謾去。忽然無常殺鬼
到來。眼目壽短。張身見命。見恁麼時。大難支荷。如生脫龜殼。相
似大苦仁者。莫把瞌睡見解。便當却去。未解。蓋覆得毛頭。許汝
還知麼。三界無安。猶如火宅。且汝未是得安樂。庶人極大作群
隊。干他人世。這邊挪邊飛。走野鹿相似。但求衣食。若恁麼爭行
他。王道知麼。國王大臣。不拘執汝。父母放汝出家。十方施主供

汝衣食土地龍神荷護汝也。須具慚愧知恩始得。莫孤負人好長連牀上。排行着地。銷將去道。是安樂。未在此皆是粥飯。將養得汝爛冬瓜。相似變將去。土裏埋將去。業識茫茫。無本可據。沙門因甚麼到恁麼地。極如大地上。蠢蠢者我喚作地獄劫住。如今若不了。明朝後日。入驢胎馬肚裏。牽犁拽杷。銜鐵負鞍。碓擣磨磨。水火裏燒煮。去大不容易。受大須恐懼。好是汝自累。知麼。若就是了。去直下。永劫不曾教汝有這箇消息。若不了。此煩惱惡業。因緣不是一劫兩劫。得沐直與汝金剛齊壽。知麼。師因恭次聞燕子聲。乃曰。深談實相。善說法要。便下座時。有僧請益。曰。某甲不會。師曰。去誰信汝。鼓山來師作一圓相。示之。山曰。人人出這箇不得。師曰。情知汝向驢胎馬腹裏作活計。山曰。和尚又作麼。生師曰。人人出這箇不得。山曰。和尚與麼道。却得某甲為甚麼。道不得。師曰。我得汝不得上堂。眾集。遂將拄杖一時趁下。却回。

向侍者道。我今日作得一解。險入地獄。如箭射者。曰。喜得和尚再復人身。僧侍立。次師以杖指面前地上白點。曰。還見麼。曰。見。如是三問。僧亦如是答。師曰。你也見我也見。為甚麼道不會。師嘗訪三斗庵主。纔相見。主曰。莫怪住山年深。無坐具。師曰。人人盡有庵主。為甚麼無主。曰。且坐喫茶。師曰。庵主元來有在侍雪峯。次有二僧從塔下過。峯曰。此二人堪為種草。師曰。某甲不與麼。峯曰。汝作麼。生師曰。便好與三十棒。因雪峯指火。曰。三世諸佛在火焰裏。轉大法輪。師曰。近日王令稍嚴。峯曰。作麼。生師曰。不許攬奪。行市雲門。曰。火焰為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南際到雪峯。峯令訪師。師問古人道。此事唯我能知。長老作麼。生際曰。須知有不求知者。歸宗柔別拈掌三下師曰。山頭和尚喫許多辛苦。作麼。雪峯普請。畬田。次見一蛇。以杖挑起。召眾曰。看看以刀芟為兩段。師以杖拋於背後。更不顧視。眾愕然。峯曰。俊哉。侍。

雪峯遊山次峯指面前地曰這一片地好造箇無縫塔師曰高
多少峯乃顧視上下師曰人天福報即不無和尚若是靈山授
記未夢見在峯曰你又作麼生師曰七尺八尺雪峯曰世界闊
一尺古鏡闊一尺世界闊一文古鏡闊一文師指火爐曰火爐
闊多少峯曰如古鏡闊師曰无和尚脚跟未點地在師初住普
應院遷止玄沙天下叢林皆望風而賓之閩帥王公待以師禮
學徒餘八百室戶不閉上堂良久曰我為汝得徹困也還會麼
僧問寂寂無言時如何師曰寐語作麼曰本分事請師道師曰
瞌睡作麼曰學人即瞌睡和尚如何師曰爭得恁麼不識痛痒
又曰可惜如許大師僧千道萬里行脚到這裏不消箇瞌睡寐
語便屈却去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用自己作麼問從上宗
乘如何理論師曰少人聽曰請和尚直道師曰患靜作麼又曰
仁者如今事不獲已教我抑下如是威光苦口相勸百千方便

如此如彼共汝相知聞盡成顛倒知見將此咽喉唇吻祇成得
箇野狐精業謾汝我還肯麼祇如有過無過唯我自知汝爭得
會若是恁麼人出頭來甘伏呵責夫為人師匠大不易須是善
知識始得知我如今恁麼方便助汝猶尚不能構得可中純舉
宗乘是汝向甚麼處安措還會麼四十九年是方便祇如靈山
會上有百萬眾唯有迦葉一人親聞餘盡不聞汝道迦葉親聞
虛事作麼生不可道如來無說說迦葉不聞聞便得當去不可
是汝脩因成果福智莊嚴虛事知麼且如道吾有正法眼藏付
囑大迦葉我道猶如話月曹溪豎拂子還如拍月所以道大唐
國內宗乘中事未曾見有一人舉唱設有人舉唱盡大地人失
却性命如無孔鐵鎚相似一時亡鋒結舌去汝諸人賴遇我不
惜身命共汝顛倒知見隨汝狂意方有伸問處我若不共汝恁
麼知聞去汝向甚麼處得見我會麼大難努力珍重師有偈曰

萬里神光頂後相沒頂之時何處望事已成意亦休此箇來蹤
觸處周智者撩着便提取莫待須臾失却頭又曰玄沙遊運別
時人切須知三冬陽氣盛六月降霜時有語非關舌無言切要
詞會我最後句出世少人知問四威儀外如何奉王師曰汝是
王法罪人爭會問事問古人拈槌豎拂還當宗乘也無師曰不
當曰古人意作麼生師舉拂子僧曰宗乘中事如何師曰待汝
悟始得問如何是金剛力士師吹一吹閩王送師上船師扣船
召曰大王爭能出得這裏去王曰在裏許得多少時也別宗乘不
因和道不師問文桶頭下山幾時歸曰三五日師曰歸時有無
得到這裏虛桶子將一擔歸文無對歸宗乘代云和尚師垂語曰諸方老宿
盡道接物利生祇如三種病人汝作麼生接患盲者拈槌豎拂
他又不見患聾者語言三昧他又不聞患瘖者教伊說又說不
得若接不得佛法無靈驗時有僧出曰三種病人還許學人商

量否師曰許汝作麼生商量其僧珍重出師曰不是不是羅漢

曰桂琛現有眼耳口和尚作麼生接師曰慚愧便歸方丈中塔

曰三種病人即今在甚麼處又一僧曰非唯謾他兼亦自謾眼法

云我當時見羅漢舉此僧語我便會三種病人雲居錫云祇如此僧會不會若道會玄沙又道不是若道不會法眼為甚麼道我因此僧語便會三種病人上有僧請益雲門門曰汝禮拜着

僧禮拜起門以拄杖拄之僧退後門曰汝不是患盲麼復喚近

前來僧近前門曰汝不是患聾麼門曰會麼曰不會門曰汝不

是患瘖麼僧於是省長慶來師問除却藥忌作麼生道慶曰

放憨作麼師曰雪峯山椽子拾食來這裏崔兒放糞師因僧禮

拜師曰因我得禮汝普請斫柴次見一虎天龍曰和尚虎師曰

是汝虎歸院後天龍問適來見虎云是汝未審尊意如何師曰

娑婆世界有四種極重事若人透得不妨出得陰界界禪齊云

見了道我身心透得大地師問長生維摩觀佛前際不來後際不

虛空如今人還透得麼

去今則無住汝作麼生觀生曰放皎然過有箇道處師曰放汝
過作麼生道生良久師曰教阿誰委悉生曰徒勞側耳師曰情
知汝向鬼窟裏作活計崇壽稠別長生云問古人皆以瞬視接
人未審和尚以何接人師曰我不以瞬視接人曰學人為甚道
不得師曰留塞汝口爭解道得法眼云古人恁麼道甚奇問兄
有言句盡落捲橫不落捲橫請和尚商量師曰拗折秤衡來與
汝商量問承古有言舉足下足無非道場如何是道場師曰沒
却你曰為甚麼得恁麼難見師曰極為太近法眼曰也無可得
師在雪峯時光侍者謂師曰師叔若學得禪某甲打鐵船下海
去師住後問光曰打得鐵船也未光無對法眼代云和尚終不
尚下船玄覺代師一日遣僧送書上雪峯峯開緘見白紙三幅
問僧會麼曰不會峯曰不見道君子千里同風僧曰舉似師曰
山頭老漢蹉過也不知曰和尚如何師曰孟春猶寒也不解道

師問鏡清教中道不見一法為大過患且道不見甚麼法清指

露柱曰莫是不見這箇法麼同安顯別云也師曰淵中清水白

米從汝喫佛法未會在問承和尚有言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

珠學人如何得會師曰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用會作麼僧

便休師來日却問其僧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汝作麼生會

曰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用會作麼師曰知汝向鬼窟裏作

活計玄覺云一般恁麼道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這一縫大小

韋監軍來謁乃曰曹山和尚甚奇怪師曰撫州取曹山幾里韋

拍傍僧曰上座曾到曹山否曰曾到韋曰撫州取曹山幾里曰

百二十里韋曰恁麼則上座不到曹山韋却起禮拜師曰監軍

却須禮此僧此僧却具慙愧雲居錫云甚麼處是此僧具慙問

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膿滴滴地問如何是親切處事師曰我

是謝三郎西天有聲明三截至閩帥請師辨驗師以鐵火筋敲

銅爐問是甚麼聲法眼別云請大師為大師曰大

王莫受外國人謾法眼代云大師受大王供養師南

遊莆田縣排百戲迎接來日師問小塘長老昨日許多喧鬧向

甚麼處去也塘提起初衣角師曰料掉沒交涉法眼別云昨日

澄別云今日更好笑問僧法眼代云却是和尚謾大王與地藏法眼別云在方文說話夜深侍者閉却門師曰門法眼別云總閉了汝作

麼生得出去藏曰喚甚麼作門法眼別云尚莫發歇去法眼別云師以杖拄地問長

生曰僧見俗見男見女見汝作麼生見曰和尚還見皎然見處

麼師曰相識滿天下問承和尚有言聞性遍周沙界雲峯打鼓

這裏為甚麼不聞師曰誰知不聞問險惡道中以為津梁師

曰以眼為津梁曰未得者如何師曰快救取好師舉誌公云每

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乃曰每日拈香擇火不知真箇道

場玄覺云極如此二尊宿語還育親疎也無師與韋監軍喫果子常問如何是日用

而不知師拈起果子曰喫常喫果子了再問師曰祇這日用

而不知普請般柴師曰汝諸人盡承吾力一僧曰既承師力何

用普請師叱之曰不普請爭得柴歸師問明真大師善財參彌

勒彌勒指歸文殊文殊指歸佛處汝道佛指歸甚麼處曰不知

師曰情知汝不知法眼別云大普玄通到禮觀師曰你在彼

住莫誑惑人家男女曰玄通祇是開箇供養門晚來朝去爭敢

作恁麼事師曰事難曰真情是難師曰甚麼處是難處曰為伊

不肯承當師便入方丈拄却門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箇

入路師曰還聞偃溪水聲麼曰聞師曰從這裏入泉守王公請

師登樓先與客司曰待我引大師到樓前便昇却梯客司稟旨

公曰請大師登樓師視樓復視其人乃曰佛法不是此道理法眼

云未昇梯時日幾度登樓師與泉守在室中說話有一沙彌揭簾入見却

退步而出師曰那沙彌好與二十拄杖守曰恁麼即某甲罪過

同安顯別云師曰佛法不是恁麼鏡清云不為打水有僧問不
相師來也師曰佛法不是恁麼為打水意作麼生清云青山
碾為塵敢梁開平戊辰示寂閩師為之樹塔

福州長慶慧稜禪師杭州鹽官人也姓孫氏稟性淳澹年十三
於蘇州通玄寺出家登戒歷叅禪苑後叅靈雲問如何是佛法
大意雲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師如是往來雪峯玄沙二十年
間坐破七箇蒲團不明此事一日捲簾忽然大悟乃有頌曰也
大差也大差捲起簾來見天下有人問我解何宗拈起拂子劈
口打峯舉謂玄沙曰此子撒去也沙曰未可此是意識著述更
須勘過始得至晚衆僧上來問訊峯謂師曰備頭陀未肯汝在
汝實有正悟對衆舉來師又有頌曰萬象之中獨露身唯人自
肯乃方親昔時謬向途中覓今日看來火裏冰峯乃顧沙曰不
可更是意識著述師問峯曰從上諸聖傳受一路請師垂示峯
良久師設禮而退峯乃微笑師入方丈叅峯曰是甚麼師曰今

日天晴好普請自此訓問未嘗爽於玄旨師在西院問訊上座
曰這裏有象骨山汝曾到麼曰不曾到師曰為甚麼不到曰自
有本分事在師曰作麼生是上座本分事說乃提起衲衣角師
曰為當祇這箇別更有白上座見箇甚麼師曰何得龍頭蛇尾
保福辭歸雪峯謂師曰山頭和尚或問上座信作麼生祇對師
曰不避腥羶亦有少許曰信道甚麼師曰教我分付阿誰曰從
展雖有此語未必有恁麼事師曰若然者前程全自闍黎師與
保福遊山福問古人道妙峯山頂莫祇這箇便是也無師曰是
即是可惜許僧問鼓山祇如長慶恁麼道意作麼生師來往雪
山云緣公善無此語可謂獨巖徧野峯二十九載天祐三年泉州刺史王延彬請住招慶開堂日公
朝服趨隅曰請師說法師曰還聞麼公設拜師曰雖然如此恐
有人不肯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有願不撒沙一日王太傅
入院見方丈門閉問演侍者曰有人敢道大師在否演曰有人

敢道大師不在否法眼別云太閩師請居長慶號超覺大師上堂良久曰還有人相悉麼若不相悉欺謾兄弟去也祇今有甚麼事莫有窒塞也無復是誰家屋裏事不肯擔荷更待何時若是利根叅學不到這裏還會麼如今有一般行脚人耳裏揔滿也假饒收拾得虛還當得行脚事麼僧問行脚事如何學師曰但知就人索取曰如何是獨脫一路師曰何煩更問問名言妙義教有所詮不涉三科請師直道師曰珍重師乃曰明明歌詠汝尚不會忽被暗裏來底事汝作麼生僧問如何是暗來底事師曰喫茶去神塔代云便問如何是不隔毫端底事師曰當不當問如何得不疑不惑去師乃展兩手僧不進語師曰汝更問我與汝道僧再問師露膊而坐僧禮拜師曰汝作麼生會曰今日風起師曰恁麼道不定人見解汝於古今中有甚麼節要齊得長慶若舉得許汝作話主其僧但立而已師却問汝是甚麼處

人曰向北人師曰南北三千里外學妄語作麼僧無對上堂良久曰莫道今夜較些子便下座僧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有伎倆者得曰學人還得也無師曰大遠在上堂撞着道伴交肩過一生叅學事畢上堂淨潔打疊了也却近前問我覓我劈脊與你一棒有一棒到你你須生慚愧無一棒到你你又向甚麼處會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師曰草裏漢曰挂角後如何師曰亂叫喚曰畢竟如何師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問如何是合聖之言師曰大小長慶被汝一問口似匾擔曰何故如此師曰適來問甚麼上堂我若純舉唱宗來須閉却法堂門所以道盡法無民僧問不怕無民請師盡法師曰還委落處麼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香巖道虛一時坐却上堂揔似今日老胡有望保福曰揔似今日老胡絕望玄覺云恁麼道是相見語相安國瑄和尚得師號師去作賀國出接師曰師號來邪曰來也師曰是甚麼號曰

明真師乃展手國曰甚麼處去來師曰幾不問過問僧甚麼處來
曰鼓山來師曰鼓山有不跨石門庭句有人借問汝作麼生道
曰昨夜報慈宿師曰劈脊棒汝又作麼生曰和尚若行此棒不
虛受人天供養師曰幾合放過問古人有言相逢不拈出舉意
便知有時如何師曰知有也未僧又問保福福云此是誰語云
師入僧堂舉起疏頭曰見即不見還見麼衆無對法眼到別處
而不敢師到羅山見袞龕子以杖敲龕曰太殺預備山曰拙布
置師曰還肯入也無山乃叫叫上堂大衆集定師乃拽出一僧
曰大衆禮拜此僧又曰此僧有甚麼長處便教大衆禮拜衆無
對僧問如何是文彩未生時事師曰汝先舉我後舉其僧但立
而已法眼別云師曰汝作麼生舉曰某甲截舌有介保福遷化
僧問保福拋却殼漏子向甚麼處去也師曰且道保福在那箇
殼漏子裏法眼別云那箇閩帥夫人崔氏奉道自遣使送衣

至曰練師令就大師請回信師曰傳語練師領取回信須臾使
却來師前唱喏便回師明日入府練師曰昨日謝大師回信師
曰却請昨日回信看練師展兩手帥問師曰練師商求呈信還
愜大師意否師曰猶較些子法眼別云這一轉曰未審大師意
旨如何師良久帥曰不可思議大師佛法深遠後唐長興三年
歸寂王氏建塔

漳州保福院從展禪師福州陳氏子年十五禮雪峯為受業師
遊吳楚間後歸執侍峯一日忽召曰還會麼師欲近前峯以杖
拄之師當下知歸嘗以古今方便詢于長慶一日慶謂師曰寧
說阿羅漢有三毒不可說如來有二種語不道如來無語祇是
無二種語師曰作麼生是如來語慶曰辭人爭得聞師曰情知
和尚向第二頭道慶曰汝又作麼生師曰喫茶去雲居錫云甚
向第二頭道慶因舉盤山道光境俱亡復是何物洞山道光境未亡復

是何物師曰據此二尊宿商量猶未得勦絕乃問長慶如今作麼生道得勦絕慶良久師曰情知和尚向鬼窟裏作活計慶却問作麼生師曰兩手扶犁水過膝長慶問見色便見心還見船子麼師曰見曰船子且置作麼生是心師却拍船子歸宗系別云和尚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師舉問鵝湖僧堂前相見即且置紙如望州亭烏石嶺甚麼處相見鵝湖驟步歸方丈師低頭入僧堂梁貞明四年漳州刺史王公創保福禪苑迎請居之開堂日王公禮跪三請躬自扶掖陞座師乃曰須起箇笑端作麼然雖如此再三不容推免諸仁者還識麼若識得便與古佛齊有時有僧出方禮拜師曰晴乾不肯去直待雨淋頭問郡守崇建精舍大闡真風便請和尚舉揚宗教師曰還會麼曰恁麼則群生有賴也師曰莫塗汚人好又僧出禮拜師曰大德好與

臭覆却船子僧問泯默之時將何為則師曰落在甚麼處曰不會師曰瞋睡漢出去上堂此事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搆得搆不得未免喪身失命僧問未審搆得在人還免喪身失命也無師曰適來且置闍黎還搆得麼曰若搆不得未免大眾怪笑師曰作家作家曰是甚麼心行師曰一杓屎攔面潑也不知臭師見僧以杖打露柱又打其僧頭僧作忍痛聲師曰那箇為甚麼不痛僧無對貪覺代云問摩騰入漢一歲分明達磨西來將何指示師曰上座行脚事作麼生曰不會師曰不會會取莫傍家取人處外若是久在叢林粗委些子遠近可以隨處任真其有初心後學未知次序山僧所以不惜口業向汝道塵劫來事祇在如今還會麼然佛法付囑國王大臣郡守昔同佛會今方如是若是福祿榮貴則且不論祇如當時受佛付囑度事還記得麼若識得便與千聖齊肩儻未識得直須諦信此事不從人得自

已亦非言多去道轉遠直道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猶未是在久
立珍重上堂有人從佛殿後過見是張三李四從佛殿前過為
甚麼不見且道佛法利害在甚麼處僧曰為有一分麁境所以
不見師乃叱之自代曰若是佛殿即不見曰不是佛殿還可見
否師曰不是佛殿見箇甚麼問十二時中如何據驗師曰恰好
據驗曰學人為甚麼不見師曰不可更捏目去也問主伴重重
極十方而齊唱如何是極十方而齊唱師曰汝何不教別人問
問因言辯意時如何師曰因甚麼言僧低頭良久師曰掣電之
機徒勞佇思師因僧侍立問曰汝得恁麼麁心僧曰甚麼處是
某甲麁心處師拈一塊土度與僧曰拋向門前着僧拋了却來
曰甚麼處是某甲麁心處師曰我見築着磕着所以道汝麁心
師問羅山僧問巖頭浩浩塵中如何辯主頭曰銅沙羅裏滿盛
油意作麼生山召師師應諾山曰獼猴入道場山却問明招忽

有人問你又作麼生招曰箭穿紅日影師問羅山巖頭道與麼
與麼不與麼不與麼意作麼生山召師師應諾山曰雙明亦雙
暗師禮謝三日後却問前日蒙和尚垂慈祇為看不破山曰書
情向汝道了也師曰和尚是把火行山曰若與麼據汝疑處問
將來師曰如何是雙明亦雙暗山曰同生亦同死師又禮謝而
退別有僧問師同生亦同死時如何師曰彼此合取狗口曰和
尚收取口喫飯其僧却問羅山同生亦同死時如何山曰如牛
無角曰同生不同死時如何山曰如庸戴角師見僧喫飯乃拓
鉢曰家常僧曰和尚是甚麼心行有尼到叅師問阿誰侍者報
曰覺師姑師曰既是覺師姑用來作麼尼曰仁義道中即不無
師別云和尚是甚麼心行師聞長生卓庵乃往相訪茶話次生
曰曾有僧問祖師西來意某甲舉拂子示之不知得不得師曰
某甲爭敢道得不得有箇問有人讚歎此事如虎戴角有人輕

毀此事分文不直一等是恁麼事因甚麼毀讚不同生曰適來

出自偶爾老宿云毀又爭得又老宿云惜聚眉師問僧殿裏是甚麼曰和尚定當看師曰釋迦佛曰和尚莫謾人好師曰却

是汝謾我閻帥遣使送朱記到師上堂提起印曰去即印住住

即印破僧曰不去不住用印奚為師便打僧曰恁麼則鬼窟裏

全因今日也師持印歸方丈問僧甚處來曰江西師曰學得底

那曰拈不出師曰作麼生法眼謾僧無對師舉洞山真贊云徒

觀紙與墨不是山中人僧問如何是山中人師曰汝試邈掠看

曰若不點兒幾成邈掠師曰汝是點兒曰和尚是甚麼心行師

曰來言不豐僧數錢次師乃展手曰乞我一錢曰和尚因何到

恁麼地師曰我到恁麼地曰若到恁麼地將取一文去師曰汝

因甚到恁麼地問僧甚處來曰觀音師曰還見觀音麼曰見師

曰左邊見右邊見曰見時不歷左右法眼別云和尚見問如何是入火

不燒入水不溺師曰若是水火即被燒溺師問飯頭鑊闔多少

曰和尚試量看師以手作量勢曰和尚莫謾某甲師曰却是汝

謾我問欲達無生路應湏識本源如何是本源師良久却問侍

者這僧問甚麼其僧再舉師乃喝出曰我不患靜問學人近入

叢林乞師全示入路師曰若教全示我却禮拜汝師問僧汝作

甚麼業來得恁麼長大曰和尚短多少師却蹲身作短勢僧曰

和尚莫謾人好師曰却是汝謾我師令侍者屈膝壽長老云但

獨自来莫將侍者來壽曰不許將來爭解離得師曰太煞恩愛

壽無對師代曰更謝和尚上足傳示閻帥奉命服一日示微疾

僧入丈室問訊師曰吾與汝相識年深有何方術相救曰方術

甚有聞說和尚不解忌口法燈別云和尚解忌口麼又謂眾曰吾旬日來氣

力困劣別無他祇是時至也僧問時既至矣師去即是住即是

師曰道道曰恁麼則某甲不敢造次師曰失錢遭罪言訖而寂

廿四

福州鼓山神晏興聖國師大梁李氏子幼惡葷羶樂聞鐘梵年
十二時有白氣數道騰于所居屋壁師題壁曰白道從茲速改
張休來顯現作妖祥定祛邪行歸真見必得超凡入聖鄉題罷
氣即隨滅年甫志學蓮疾甚亟夢神人與藥覺而頓愈明年又
夢梵僧告曰出家時至矣遂依衛州白鹿山規禪師披削嵩嶽
受具謂同學曰古德云白四羯磨後全體戒定慧豈準繩而可
拘也於是杖錫徧扣禪關而但記語言存乎知解及造雪嶺朗
然符契一日叅雪峯峯知其緣熟忽起拈住曰是甚麼師釋然
了悟亦忘其了心唯舉手搖曳而已峯曰子作道理邪師曰何
道理之有峯審其懸解撫而印之後闍帥常詢法要創鼓山禪
苑請舉揚宗旨上堂良久曰南泉在日亦有人舉要且不識南
泉即今莫有識南泉者麼試出來對衆驗看時有僧出禮拜纔
起師曰作麼生僧近前曰咨和尚師曰不才請退乃曰經有經

師論有論師律有律師有函有號有部有帙各有人傳持且備
法是建立教禪道乃止啼之說他諸聖出興蓋為人心不等巧
開方便遂有多門受疾不同處方還異在有破有居空叱空二
患既除中道須遣鼓山所以道句不當機言非展事承言者喪
滯句著迷不唱言前寧談句後直至釋迦掩室淨名杜口大士
深時童子當日一問二問三問盡有人了也諸仁者合作麼生
時有僧出禮拜師曰高聲問曰學人咨和尚師喝曰出去曰已
事未明以何為驗師抗聲曰似未聞舡其僧再問師曰一點隨
流食咸不重問如何是包盡乾坤句師曰近前來僧近前師
曰鈍置殺人曰如何紹得師曰狂河干狹壘無風徒勞展掌曰如
何即是師曰錯曰學人便承當時如何師曰汝作麼生承當燈法
別云莫費力問如何是學人正立處師曰不從諸聖行法燈別云問
千山萬山那箇是正山師曰用正山作麼法燈別云師與招慶

相遇次慶曰家常師曰太無厭生慶曰且款款師却曰家常慶
曰今日未有火師曰大鄙恪生慶曰穩便將取去上堂垂語曰
鼓山門下不得咳嗽時有僧咳嗽一聲師曰作甚麼曰傷風師
曰傷風即得僧問如何是宗門中事師乃側掌咩咩問如何是
向上關候子師便打問如何是鼓山正主師曰瞎作麼師問保
福古人道非不非是不是意作麼生福拈起茶盞師曰莫是非
好問如何是真實人體師曰即今是甚麼體曰究竟如何師曰
爭得到恁麼地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金烏一點萬里無雲
上堂欲知此事如一口劍僧問學人是死屍如何是劍師曰拽
出這死屍着僧應諾便歸僧堂結束而去師至晚聞得乃曰好
與拄杖東禪齊云這僧若不肯鼓山有甚過若肯何得便問僧
鼓山有不跨石門句汝作麼道生僧曰請師便打問如何是古
人省心力處師曰汝何費力問言滿天下無口過如何是無口

過師曰有甚麼過問如何是教外別傳底事師曰喫茶去師與
閩帥瞻仰佛像帥問是甚麼佛師曰請大王鑒帥曰鑒即不是
佛師曰是甚麼帥無對長慶代云承大僧問後上宗乘如何
舉唱師以拂子驀口打問如何是省要處師曰汝還耻麼師復
曰今為諸仁者刺頭入他諸聖化門裏抖擻不出所以向諸人
道教排不到祖不西來三世諸佛不能唱十二多教載不起凡
被他驀口擱還怪得他麼雖然如此也不得亂擱鼓山尋常道
更有一人不跨石門湏有不跨石門句作麼生是不跨石門句
鼓山自住三十餘年五湖四海來者向高山頂上看山翫水未
見一人快利通得箇消息如今還有人通得也未若通得亦不
昧諸兄弟若無不如散去珍重師有偈曰直下猶難會尋言轉
更賒若論佛與祖特地隔天涯師舉問僧汝作麼生會僧無語

乃謂侍者曰某甲不會請代一轉語者曰和尚與麼道猶隔天
涯在僧舉似師師喚侍者問汝為這僧代語是否者曰是師便
打趂出院

杭州龍華寺靈照真覺禪師高麗人也萍遊闕越陞雪峯之堂
冥符玄旨居唯一衲服勤眾務閩中謂之照布衲一夕拍半月
問溥上座曰那一片甚麼處去也溥曰莫妄想師曰失却一片
也眾雖歎美而恬澹自持初住婺州齊雲山上堂良久忽舒手
顧眾曰乞取些子乞取些子又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僧問草
童能歌舞未審今時還有無師下座作舞曰沙彌會麼曰不會
師曰山僧蹋曲子也不會問還丹一粒點鐵成金至理一言轉
凡成聖請師一點師曰還知齊雲點金成鐵麼曰點金成鐵前
之未聞至理一言敢希垂示師曰向下不薦後悔難追次遷越
州鏡清上堂今日盡今去也時有僧出曰請師盡今師乃咩咩

問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曰鏡清不惜口問請師彫琢師曰八
成曰為甚麼不十成師曰還知鏡清生脩理麼問僧甚麼來曰
五峯來師曰來作甚麼曰禮拜和尚師曰何不自禮曰禮了也
師曰鏡湖水淺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莫錯下名言曰豈無方
便師曰烏頭養雀兒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未審甚麼人傳得
師曰千聖也疑我曰莫便是傳也無師曰晉帝斬嵇康問釋迦
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此意如何師曰東廊下兩兩三
三上堂諸方以毗盧法身為極則鏡清這裏即不然須知毗盧
有師法身有主僧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二公爭敢論
問古人道見色便見心此即是色阿那箇是心師曰恁麼問莫
欺山僧麼問未剖以前請師斲師曰落在甚麼處曰失口即不
可師曰也是寒山送拾得僧禮拜師曰住住闍黎失口山僧失
口曰惡虎不食子師曰驢頭出馬頭回師驀問一僧記得麼曰

記得師曰道甚麼曰道甚麼師曰淮南小兒入寺問是甚麼即
俊鷹俊鷄趁不及師曰闍黎別問山僧別答曰請師別答師曰
十里行人較一程問金屑雖貴眼裏着不得時如何師曰着不
得還著得麼僧禮拜師曰深沙神問菩提樹下度衆生如何是
菩提樹師曰大似苦練樹曰為甚麼似苦練樹師曰素非良馬
何勞鞭影晉天福丁未未寂塔于杭之大慈山

明州翠巖令叅永明禪師安吉州人也僧問不借三寸請師道
師曰茶堂裏貶剥去問國師三喚侍者意旨如何師曰抑逼人
作麼上堂一夏與兄弟東語西話看翠巖眉毛在麼慶云生

關保福云作賊人心虛翠巖問凡有言句盡是點污如何是向

上事師曰凡有言句盡是點污問如何是省要處師曰大衆笑
汝問還丹一粒點鐵成金至理一言轉凡成聖學人上來請師
一點師曰不點曰為甚麼不點師曰恐汝落凡聖曰乞師至理

師曰侍者點茶來問古人拈槌豎拂意旨如何師曰那法難扶
問僧繇為甚罵誌公真不得師曰作麼生合殺問除惡道中以
何為津梁師曰藥山再三叮囑問不帶凡聖當機何示師曰莫
向人道翠巖靈利問妙機言句盡皆不當宗乘中事如何師曰
禮拜著曰學人不會師曰出家行脚禮拜也不會師後遷龍冊
終焉

越州鏡清寺道愆順德禪師永嘉陳氏子六歲不葷茹親黨強
啖以枯魚隨即嗚烏沒切遂求出家于本州開元寺受具遊方
抵閩謁雪峯峯問甚處人曰温州人峯曰恁麼則與一宿覺是
鄉人也曰祇如一宿覺是甚麼處人峯曰好喫一頓棒且放過
一日師問祇如古德豈不是以心傳心峯曰兼不立文字語句
師曰祇如不立文字語句師如何傳峯良久師禮謝峯曰更問
我一轉豈不好師曰就和尚請一轉問頭峯曰祇恁麼為別有

商量師曰和尚恁麼即得峯曰於汝作麼生師曰孤負殺人雪峯謂衆曰堂堂密密地師出問是甚麼堂堂密密峯起立曰道甚麼師退步而立雪峯垂語曰此事得恁麼尊貴得恁麼綿密師曰道恁自到來數年不闢和尚恁麼示誨峯曰我向前雖無如今已有莫有所妨麼曰不敢此是和尚不已而已峯曰致使我如此師從此信入而且隨衆時謂之小恁布衲普請次雪峯舉為山道見色便見心汝道還有過也無師曰古人為甚麼事峯曰雖然如此要共汝商量師曰恁麼則不如此道恁鋤地去師再叅雪峯峯問甚麼處來師曰嶺外來峯曰甚麼處逢見達磨師曰更在甚麼處峯曰未信汝在師曰和尚莫恁麼粘泥好峯便休師後遍歷諸方益資權智因訪先曹山山問甚麼處來師曰昨日離明水山曰甚麼時到明水師曰和尚到時到山曰汝道我甚麼時到師曰適來猶記得山曰如是如是師初住越州鏡

清唱雪峯之旨學者奔湊副使皮光業者日休之子辭與六
屢擊難之退謂人曰恁師之高論人莫窺其極也新到叅師拈
起拂子僧曰久嚮鏡清猶有這箇在師曰鏡清今日失利問學
人啐請師啄師曰還得活也無曰若不活遭人怪笑師曰也是
草裏漢問僧近離甚麼處曰三峯師曰夏在甚麼處曰五峯師曰放
你三十棒曰過在甚麼處師曰為汝出一叢林入一叢林師一
日於僧堂自擊鐘曰玄沙道庭玄沙道庭僧問玄沙道甚麼師
乃畫一圓相僧曰若不以叅爭知與麼師曰失錢遭罪師住庵
時有行者至徐徐近繩牀取拂子提起問某甲喚這箇作拂子
庵主喚作甚麼師曰不可更安名立字也行者乃擲却拂子曰
著甚死急問僧外面是甚麼聲曰蛇敲蝦蟆聲師曰將謂衆生
苦更有苦衆生師問靈雲行脚事大乞師指南雲曰浙中米作
麼價師曰若不是道恁泊作米價會却問如何是靈源一直道

師曰鏡湖水可煞深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紅日照青山曰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風吹雪不寒問僧趙州喫茶話汝作麼生會僧便出去師曰邯鄲學唐步問學人未達其源請師方便師曰是甚麼源曰其源師曰若是其源爭受方便僧禮拜退侍者問和尚適來莫是成禿伊麼師曰無曰莫是不成禿伊麼師曰無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一點水墨兩處成龍師在帳中坐有僧問訊師撥開曰當斷不斷反招其亂曰既是當斷為甚麼不斷師曰我若盡法直恐無民曰不怕無民請師盡法師曰維那拽出此僧著又曰休休我在南方識伊和尚來普請鉏草次浴頭請師浴師不顧如是三請師舉鐮作打勢頭便走師名曰来来頭回首師曰向後遇作家分明舉似頭後到保福舉前語未了福以手掩其口頭却回舉似師師曰饒伊恁麼也未作家師問荷玉甚處來曰天台來師曰阿誰問汝天台曰和尚不

得龍頭蛇尾師曰鏡清今日失利師看經次僧問和尚看甚麼經師曰我與古人鬪百草師却問汝會麼曰少年也曾恁麼來師曰如今作麼生僧舉拳師曰我輸汝也問辯不得提不起時如何師曰爭得到這裏曰恁麼則禮拜去也師曰鏡清今日失利師見僧學書廼問學甚麼書曰請和尚鑒師曰一點未久三系著地曰今日又似遇人又似不遇人師曰鏡清今日失利僧問聲前絕妙請師指歸師曰許由不洗耳曰為甚麼如此師曰猶繫脚在曰某甲抵如此師意又如何師曰無端夜來鴈驚起後池秋錢王命居天龍寺後創龍冊寺延請居馬上堂如今事不得已向汝道各自驗看實箇親切既恁麼親切到汝分上因何特地生疎抵為拋家日久流浪年深一向緣塵致見如此所以喚作背覺合塵亦名捨父逃逝今勸兄弟未歇歇去好未徹徹去好大丈夫兒得恁麼無氣槩還惆悵麼終日茫茫地且覓

取箇管帶路好也無人問我管帶一路僧問如何是管帶一路
師噓噓曰要棒喫即道曰恁麼則學人罪過也師曰幾被汝打
破蔡州問僧近離甚處曰石橋師曰本分事作麼生曰近離石
橋師曰我豈不知你近離石橋本分事作麼生曰和尚何不領
話師便打僧曰某甲話在師曰你但喫棒我要這話行僧問一
等明機雙扣為甚麼却遭違貶師曰打水魚頭痛驚林鳥散忙
問十二時中以何為驗師曰得力即向我道僧曰諾師曰十萬
八千猶可近問如何是方便門速易成就師曰速易成就曰爭
柰學人領覽未的師曰代得也代却問如何是人無心合道師
曰何不問道無心合人曰如何是道無心合人師曰白雲乍可
采青嶂明月鄉教下碧天問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
如何是新年頭佛法師曰元正啓祚萬物咸新曰謝師答話師
曰鏡清今日失利問學人問不到處請師不答和尚答不到處

學人即不問師乃搗住曰是我道理是汝道理曰和尚若打學
人學人也打和尚師曰得對相耕去問承師有言諸方若不是
走人便是籠人罩人未審和尚如何師曰被汝致此一問直得
當門落上堂眾集定師拋下拄杖曰大眾動著也二十棒不
動著也二十棒時有僧出拈得頭上戴出去師曰鏡清今日失
利問僧門外甚麼聲曰雨滴聲師曰眾生顛倒迷已逐物曰和
尚作麼生師曰洎不迷已曰洎不迷已意旨如何師曰出身猶
可易脫體道應難問如何是回柁師曰火筋插向爐中曰如何
是別相師又將火筋插向一邊問法眼別云有僧引一童子到曰
此童子常愛問人佛法請和尚驗看師乃念點茶童子點茶來
師啜了過盃橐與童子子近前接師却縮手曰還道得麼子曰
問將來法眼別云和尚喫茶否僧曰此童子見解如何師曰也祇是一兩
生持戒僧晉天福初示滅塔于龍冊山

漳州報恩院懷嶽禪師泉州人也僧問十二時中如何行履師曰動即死曰不動時如何師曰猶是守古塚鬼問如何是學人出身處師曰有甚麼纏縛汝曰爭柰出身不得何師曰過在阿誰問如何是報恩一靈物師曰喫如許多酒糟作麼曰還露脚手也無師曰這裏是甚麼處所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萬里一片雲曰見後如何師曰廓落地問黑雲陡暗誰當雨者師曰峻處先傾問宗乘不却如何舉唱師曰山不自稱水無間斷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汝爭得知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甚麼年中得見來問師子在窟時如何師曰師子是甚麼家具曰師子出窟時如何師曰師子在甚麼處問如何是目前佛師曰快禮拜臨遷化上堂山僧十二年來舉揚宗教諸人怪我甚麼處若要聽三經五論此去開元寺咫尺言訖告寂

福州安國院弘瑄明真禪師泉州陳氏子叅雪峯峯問甚麼處

來曰江西來峯曰甚麼處見達磨曰分明向和尚道峯曰道甚麼曰甚麼處去來一日雪峯見師忽搥住曰盡乾坤是箇解脫門把手拽伊不肯入曰和尚怪弘瑄不得峯拓開曰雖然如此爭柰背後許多師僧何師舉國師碑文云得之於心倚蘭作旃檀之樹失之於旨甘露乃蒺藜之園問僧曰一語須具得失兩意汝作麼生道僧舉拳曰不可喚作拳頭也師不肯亦舉拳別云祇為喚這箇作拳頭出世因山後閩帥命居安國大闡玄風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是即是莫錯會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問問問學人上來未盡其機請師盡機師良久僧禮拜師曰忽到別處人問汝作麼生舉曰終不敢錯舉師曰未出門已見笑具問如何是達磨傳安心師曰素非後躅問不落有無之機請師全道師曰汝試斷看問如何是一毛頭事師拈起袈裟僧曰乞師指示師曰抱璞不須頻下淚來朝更獻楚王看問寂寂

無言時如何師曰更進一步問凡有言句皆落因緣方便不落
因緣方便事如何師曰枯槁之士頻逢抱甕之流罕遇問向上
一路千聖不傳未審和尚如何傳師曰且留口喫飯著問如何
是高尚處人師曰河濱無洗耳之叟磻谿絕垂釣之人問十二
時中如何救得生死師曰執鉢不須窺衆樂履冰何得步叅差
問學人擬問宗乘師還許也無師曰但問僧擬問師便喝出問
目前生死如何免得師曰把將生死來問知有處人為甚麼道
不得師曰汝爺名甚麼問如何是活人劍師曰不敢瞎却汝曰
如何是殺人刀師曰祇這箇是問不犯鋒銚如何知音師曰驢
年去問苦澁處乞師一言師曰可煞沉吟曰為甚麼如此師曰
也須相悉好問常居正位處人還消得人天供養否師曰消不
得曰為甚麼消不得師曰是甚麼心行曰甚麼人消得師曰著
衣喫飯度消得師舉稜和尚住招慶時在法堂東角立謂僧曰

這裏好致一問僧便問和尚為何不居正位稜曰為汝恁麼來
曰即今作麼生稜曰用汝眼作麼師舉畢乃曰他家恁麼問
是箇道理如今作麼生道後安國曰恁麼則大眾一時散去得
也師自代曰恁麼即大眾一時禮拜

泉州睡龍山道溥弘教禪師福唐鄭氏子初住五峯上堂莫道
空山無祇待便歸方丈僧問凡有言句不出大千頂未審頂外
事如何師曰凡有言句不是大千頂曰如何是大千頂師曰摩
醯首羅天猶是小千界問初心後學近入叢林方便門中乞師
指示師敲門枋僧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
事師再敲門枋

南嶽金輪可觀禪師福唐薛氏子恭雪峯峯曰近前來師方近
前作禮峯與一蹋師忽契悟師事十二載復歷叢林住後上堂
我在雪峯遭他一蹋直至如今眼不開不知是何境界僧問如

何是西來意師曰不是大衆夜叅後下堂師召大衆衆回首師曰看月衆乃看師曰月似彎弓少雨多風衆無對問古人道毗盧存師法身有主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不可牀上安牀問如何是日用事師拊掌三下僧曰學人未領此意師曰更待甚麼問從上宗乘如何為人師曰我今日未喫茶曰請師指示師曰過也問正則不問請師傍指師曰抱取猫兒去問僧甚麼來曰華光師便推出閉却門僧無對問路逢達道人將語默對未審將何對師咄曰出去問僧作麼生是覲面事曰請師鑒師曰恁麼道還當麼曰故為即不可師曰別是一着問如何是靈源一路師曰蹋過作麼雪峯院主有書來招曰山頭和尚年尊也長老何不再入嶺一轉師回書曰待山頭和尚別有見解即再入嶺僧問如何是雪峯見解師曰我也驚

福州大普山玄通禪師本郡人也僧問驪龍領下珠如何取得師乃拊掌瞬視問方便以前事如何師便推出其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齧骨頭漢出去問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脫枷來商量問急急相投請師接師曰鈍漢

福州長生山皎然禪師本郡人久依雪峯一日與僧斫樹次峯曰斫到心且住師曰斫却着峯曰古人以心傳心汝為甚麼道斫却師擲下斧曰傳峯打一拄杖而去僧問雪峯如何是第一句峯良久僧舉似師師曰此是第二句峯再令其僧來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蒼天蒼天普請次雪峯問古人道誰知席帽下元是昔愁人古人意作麼生師側戴笠子曰這箇是甚麼人語峯問師持經者能荷擔如來作麼生是荷擔如來師乃捧雪峯向禪牀上普請次雪峯負一束藤路逢一僧便拋下僧擬取峯便蹋倒歸謂師曰我今日蹋這僧快師曰和尚却替這僧入涅槃堂始得峯便休去雪峯問光境俱亡復是何物師曰放皎然

過有道處峯曰放汝過作麼生道曰皎然亦放和尚過峯曰放汝二十棒師便禮拜住後僧問古人有言無明即佛性煩惱不須除如何是無明即佛性師忿然作色舉拳呵曰今日打這師僧去也曰如何是煩惱不須除師以手拏頭曰這師僧得恁麼發人業問路逢達道人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曰上紙墨堪作甚麼聞師署禪主大師莫知所終

信州鵝湖智孚禪師福州人也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師曰非但闍黎一人忙問虛空講經以何為宗師曰闍黎不是聽衆出去問五逆之子還受父約也無師曰雖有自我未免傷已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情知闍黎不奈何曰為甚麼不奈何師曰未必小人得見君子問在前一句請師道師曰脚跟下探取甚麼曰即今見問師曰看闍黎變身不得問雲峯拋下拄杖意作麼生師以香匙拋下地僧曰未審此意如何師曰不是好種

出去問如何是鵝湖第一句師曰道甚麼曰如何即是師曰姑我打睡問不問不答時如何師曰問人焉知問迷子未歸家時如何師曰不在途曰歸後如何師曰正迷在問如何是源頭事師曰途中覓甚麼問如何是一句師曰會麼曰恁麼莫便是否師曰蒼天蒼天鏡清問如何是即今在師曰何更即今清曰幾就支荷師曰語逆言順師一日不赴堂侍者來請赴堂師曰我今日在莊喫油糍飽者曰和尚不曾出入師曰你但去問取莊主者方出門忽見莊主歸謝和尚到莊喫油糍

杭州西興化度院師郁悟真禪師泉州人也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舉拂子僧曰不會師曰喫茶去問如何是一塵師曰九世剎那分曰如何舍得法界師曰法界在甚麼處問谿谷各異師何明一師曰汝喘作麼問學人初機乞師指示入路師曰汝怪化度甚麼處問如何是隨色摩尼珠師曰青黃赤白曰如何是

不隨色摩尼珠師曰青黃赤白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是東來
西來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鳥獸俱迷曰見後如何師
曰山深水冷問維摩與文殊對談何事師曰唯有門前鏡湖水
清風不改舊時波

漳州隆壽紹卿興法禪師泉州陳氏子因侍雪峯山行見芋葉
動峯指動葉示之師曰紹卿甚生怕怖峯曰是汝屋裏皮怕怖
甚麼師於此有省尋居龍谿僧問古人道摩尼殿有四角一角
常露如何是常露虛角師舉拂子問糧不畜一粒如何濟得萬
人饑師曰俠客面前如奪劍看君不是點兒即問耳目不到處
如何師曰汝無此作曰恁麼即聞也師曰真箇靜漢

福州僊宗院行瑄仁慧禪師泉州王氏子上堂我與釋迦同恭
汝道恭甚麼人時有僧出禮拜擬伸問師曰錯便下座問如何
是西來意師曰熊耳不曾藏問直下事乞師方便師曰不因汝
問我亦不道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白日無閑人

福州蓮華永福院從弁超證禪師僧問儒門以五常為極則未
審宗門以何為極則師良久僧曰恁麼則學人造次也師曰好
與拄杖問教中道唯有一乘法如何是一乘法師曰汝道我在
這裏作甚麼曰恁麼則不知教意也師曰雖然如此却不孤負
汝問不向問處領猶是學人問處和尚如何師曰喫茶去上堂
長慶道盡法無民永福即不然若不盡法又爭得民時有僧曰
請師盡法師曰我不要汝納稅問諸餘即不問聊徃處乞師垂
慈師曰不快禮三拜問大眾雲集請師說法師曰聞麼曰若更
佇思應難得及師曰實即得問摩尼殿有四角一角常露如何
是常露虛角師曰不可更點師一日上堂於座邊立謂眾曰二
尊不並化便歸方丈

襄州雲蓋雙泉院歸本禪師京兆府人也初謁雪峯禮拜次峯

下禪林跨背而坐師於此有省住後僧問如何是雙泉師曰可惜一雙眉曰學人不會師曰不曾煩禹力湍流事不知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乃搗住其僧變色師曰我這裏無這箇師手指纖長特異於人號手相大師

韶州林泉和尚僧問如何是一塵師曰不覺成丘山

洛京南院和尚僧問如何是法法不生師曰生也有儒者博覽古今時呼為張百會謁師師問莫是張百會麼曰不敢師以手於空畫一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一尚不會甚麼處得百會來

越州洞巖可休禪師僧問如何是洞巖正主師曰開著問如何是和尚親切為人處師曰大海不宿死屍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舉水領示之問學人遠來請師方便師曰方便了也

定州法海院行周禪師僧問風恬浪靜時如何師曰吹倒南牆問如何是道中寶師曰不露光曰莫便是否師曰是即露也

杭州龍井通禪師僧問如何是龍井龍師曰意氣天然別神工畫不成曰為甚麼畫不成師曰出群不帶角不與類中同曰還解行雨也無師曰普潤無邊際處處皆結粒曰還有宗門中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宗門中事師曰從來無形段應物不曾虧

杭州龍興宗靖禪師台州人也初叅雪峯擔充飯頭勞逾十載嘗於眾堂中袒一膊釘簾峯觀而記曰汝向後住持有千僧其中無一人衲子也師悔過回浙住六通院錢王命居龍興寺有眾千餘唯三學講誦之徒果如雪峯所誌僧問如何是六通奇特之唱師曰天下舉將去問如何是六通家風師曰一條布衲一斤有餘問如何是學人進前一路師曰誰敢謾汝曰豈無方便師曰早是屈抑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早朝粥齋時飯曰更請和尚道師曰老僧困曰畢竟作麼生師大笑而已

福州南禪契璠禪師上堂若是名言妙句諸方然道了也今日
衆中還有超第一義者致將一問來若有即不孤負於人僧問
如何是第一義師曰何不問第一義曰見問師曰已落第二義
也問古佛曲調請師和師曰我不和汝雜亂也曰未審為甚麼
人和師曰甚麼處去來

越州越山師霏鑒真禪師初參雪峯而捺指後因閩王請於清
風樓齋坐久舉目忽覩日光豁然頓曉而有偈曰清風樓上赴
官齋此日平生眼豁開方信普通年遠事不從葱嶺帶將來歸
呈雪峯峯然之住後僧問如何是佛身師曰你問阿那箇佛身
曰釋迦佛身師曰舌覆三千界師臨終示偈曰眼光隨色盡耳
識逐聲消還源無別旨今日與明朝乃跏趺而逝

泉州福清院玄訥禪師高麗人也泉守王公問如何是宗乘中
事師叱之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曰闍黎失却半年糧曰為

甚麼如此師曰極為圖他一斗米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蝦
蟇曲蟾問教云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如何是堅密身師曰
驢馬猫兒曰乞師指示師曰驢馬也不會問如何是物物上辯
明師展一足示之

衢州南臺仁禪師僧問如何是南臺境師曰不知貴曰畢竟如
何師曰闍黎即今在甚麼處

泉州東禪和尚初開堂僧問人王迎請法王出世如何提唱宗
乘即得不謬於祖風師曰還柰得麼曰若不下水烏知有魚師
曰莫閑言語問如何是佛法最親切處師曰過也問學人未後
來請師最先句師曰甚麼處去來問如何是學人已事師曰若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幸自可憐生剛要異鄉邑

杭州大錢山後襲禪師雪峯之上是也自本師印解洞曉宗要
常曰擊關南鼓唱雪峯歌後入浙中謁錢王王欽服道化命居

此山而闡法為僧問不因王請不因眾聚請師直道西來的的
意師曰那邊師僧過這邊著曰學人不會乞師再指師曰爭得
恁麼不識好惡問閉門造車出門合轍如何是閉門造車師曰
造車即不問作麼生是轍曰學人不會乞師指示師曰巧匠施
工不露斤斧

福州永泰和尚僧問承聞和尚見甯是否師作甯聲僧作打勢
師曰這死漢問如何是天真佛師乃拊掌曰不會不會

池州和龍壽昌院守訥妙空禪師福州林氏子僧問未到龍門
如何湊泊師曰立命難存新到叅師問近離甚處曰不離方寸
師曰不易來僧亦曰不易來師與一掌問如何是傳底心師曰
再三囑汝莫向人說問如何是後上宗乘師曰向闍黎口裏著
得麼問省要處請師一接師曰甚是省要

建州夢筆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不誑汝曰莫便是否師曰
汝誑他閩王請齋問師還將得筆來也無師曰不是稽山繡管
慚非月裏兔毫大王既垂顧問山僧敢不通呈又問如何是法
王師曰不是夢筆家風

福州極樂元儼禪師僧問如何是極樂家風師曰滿目看不盡
問萬法本無根未審教學人承當甚麼師曰莫寐語問久處暗
室未達其源今日上來乞師一接師曰莫閉眼作夜好曰恁麼
即優曇華拆曲為今時向上宗風如何垂示師曰汝還識也無
曰恁麼即息疑去也師曰莫向大眾前寐語問摩騰入漢即不
問達磨來漢時如何師曰如今豈謬曰恁麼即理出三乘華開
五葉師曰說甚麼三乘五葉出去

福州芙蓉山如體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人曲調師良久曰聞麼
曰不聞師示頌曰古曲發聲雄今時韻亦同若教第一拍祖佛
盡迷蹤

洛京憇鶴山和尚僧問如何是憇鶴師以兩手闔云鶻鳩鳩風
云鶻喚一聲喧字宿問駿馬不入西秦時如何師曰向甚麼處
群鷄莫謂報知時去

潭州瀉山棲禪師僧問正恁麼時如何親近師曰汝擬作麼生
親近曰豈無方便師曰開元龍興大藏小藏問如何是速疾神
通師曰新衣成弊帛問如何是黃尋橋師曰賺却多少人問不
假忉忉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莫作野干聲

吉州潮山延宗禪師因資福來謁師下禪牀相接福問和尚住
此山得幾年也師曰鈍鳥棲蘆困魚上灤曰恁麼則真道人也
師曰且坐契茶問如何是潮山師曰不宿屍曰如何是山中人
師曰石上種紅蓮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切忌犯朝儀
益州普通山普明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性師曰汝無佛性曰蠢
動含靈皆有佛性學人為何却無師曰為汝向外求問如何是

玄玄之珠師曰這箇不是曰如何是玄玄珠師曰失却也

隨州雙泉山梁家庵永禪師僧問達磨九年面壁意旨如何師
曰睡不著師問護國長老隨陽一境是男是女各伸一問問問
各別長老將何祇對國以手空中畫一圓相師曰謝長老慈悲
國曰不敢師低頭不顧問如何得頓息諸緣去師曰雪上更加
霜

漳州保福院超悟禪師僧問魚未透龍門時如何師曰養性深
潭曰透出時如何師曰纔昇霄漢眾類難追曰昇後如何師曰
垂雲普覆潤及大千曰還有不受潤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
不受潤者師曰直杌撐太陽

太原享上座初在揚州光孝寺講涅槃經有禪者阻雪因往聽
講至三因佛性三德法身廣談法身妙理禪者失笑師講罷請
禪者喫茶白曰某甲素志狹劣依文解義適蒙見笑且望見教

禪者曰實笑座主不識法身師曰如此解說何處不是曰請座主更說一遍師曰法身之理猶若太虛豎窮三際橫亘十方彌綸八極包括二儀隨緣赴感靡不周徧曰不道座主說不是祇是說得法身量邊事實未識法身在師曰既然如是禪德當為我說曰座主還信否師曰烏敢不信曰若如是座主輟講旬日於室內端然靜慮收心攝念善惡諸緣一時放却師一依所教後初夜至五更聞鼓角聲忽然契悟便去扣門禪者曰阿誰師曰某甲禪者咄曰教汝傳持大教代佛說法夜來為甚麼醉酒卧街師曰禪德自來講經將生身父母鼻孔搗捏從今已去更不敢如是禪者曰且去來日相見師遂罷講徧歷諸方名聞宇內嘗遊浙中登徑山法會一日於大佛殿前有僧問上座曾到五臺否師曰曾到曰還見文殊麼師曰見曰甚麼處見師曰徑山佛殿前見其僧後適閩川舉似雪峯峯曰何不教伊入嶺

師聞乃趂裝而邁初至雪峯禪院憩錫因分柑子與僧長慶問甚麼處將來師曰嶺外將來曰遠涉不易擔負得來師曰柑子柑子次日上山雪峯聞乃集衆師到法堂上顧視雪峯便下看知事明日却上禮拜曰某甲昨日觸忤和尚峯曰知是般事便休峯一日見師乃指日示之師搖手而出峯曰汝不肯我師曰和尚搖頭某甲擺尾甚麼處是不肯峯曰到處也須諱却一日衆僧晚叅峯在中庭卧師曰五州管內祇有這老和尚較些子峯便起去峯嘗問師見說臨濟有三句是否師曰是曰作麼生是第一句師舉目視之峯曰此猶是第二句如何是第一句師叉手而退自此雪峯深器之室中印解師資道契更不他遊而掌浴焉一日玄沙上問訊雪峯峯曰此間有箇老鼠子今在浴室裏沙曰待與和尚勘過言訖到浴室遇師打水沙曰相看上座師曰已相見了沙曰甚麼劫中曾相見師曰瞌睡作麼沙

却入方丈白雪峯曰已勘破了峯曰作麼生勘伊沙舉前話峯曰汝著賊也鼓山問師父母未生時鼻孔在甚麼處師曰老兄先道山曰如今生也汝道在甚麼處師不肯山却問作麼生師曰將手中扇子來山與扇子再徵前話師搖扇不對山問測乃毆師一拳鼓山赴大王請雪峯門送回至法堂乃曰一隻聖箭直射九重城裏去也師曰是伊未在峯曰凜是徹底人師曰若不信待某甲去勘過遂赴至中路便問師兄向甚麼處去山曰九重城裏去師曰忽遇三軍圍繞時如何山曰他家自有通霄路師曰恁麼則離宮夫殿去也山曰何處不稱尊師拂袖便回峯問如何師曰好隻聖箭中路折却也遂舉前話峯乃曰奴凜語在師曰這老凍膿猶有鄉情在師在庫前立有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踢狗子作聲走僧無對師曰小狗子不消一踢保福簽瓜次師至福曰道得與汝瓜喫師曰把將來福度與一

片師接得便去師不出世諸方目為太原字上座後歸維揚陳尚書留在宅供養一日謂尚書曰來日講一編大涅槃經教卷尚書書致齋茶畢師遂陞座良久揮尺一下曰如是我聞乃召尚書書應諾師曰一時佛在便乃脫去

南嶽般若惟勁寶聞禪師福州人也師雪峯而友玄沙深入玄奧一日問鑿上座聞汝註楞嚴是否鑑曰不敢師曰二文殊作麼生註曰請師鑿師乃揚袂而去師嘗續寶林傳四卷紀貞元之後宗門經踵之源流者又別著南嶽高僧傳皆行于世

感潭資國禪師法嗣

安州白兆志圓顯教禪師僧問諸佛心印甚麼人傳師曰達磨大師曰達磨爭能傳得師曰汝道甚麼人傳得問如何是直截一路師曰截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苦問如何是道師曰普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失問如何是得無山河大地去師曰

不起見問如何是畢鉢羅窟迦葉道場中人師曰釋迦牟尼佛
問如何是朱頂王菩薩師曰問那箇赤頭漢作麼

三寶弟子金普山同室張妙圓女金妙音妙滿婿沈福貴甥男
沈至寧施財助刊

五燈會元四十紙

信人林道清

林福亮

林慧祥

林慧全

林慧光

陳福本

信女羅妙圓

林妙和

林妙寶

段善能

王善華

郁妙端各刊一紙共成

五燈會元第七卷

